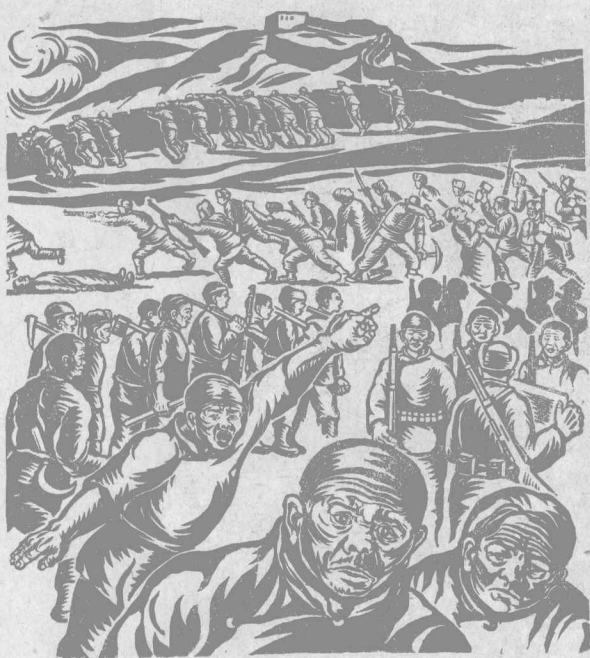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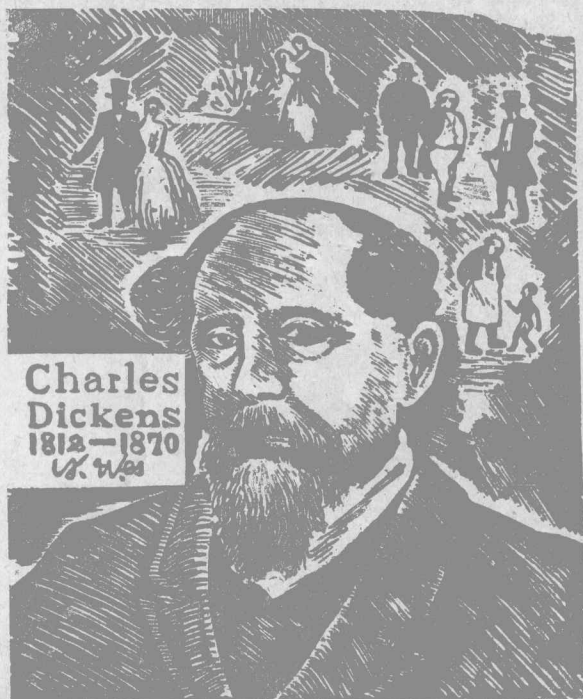
黎

10, 6,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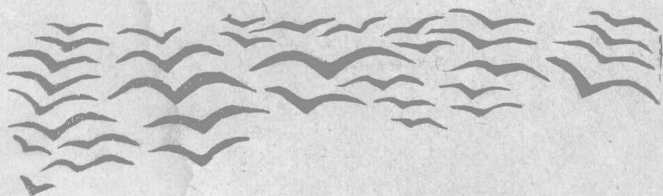
來，加入我們一夥兒！（木刻）

陳烟橋



卻爾斯·迭更斯(木刻)

王天基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
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
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狂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響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人有枯梧樹者，其隣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人據伐之，隣人父因謂以爲薪。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拍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隣人之子，作動態度無似竊鈇者。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得，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唯見金。

目次：

思想活動底民主性問題……………胡風 一

小說：人的悲哀……………賈植芳 三

小說：小故事十篇（蘇聯 B·奧列寧）……求是 五

L·凡·悲多汶（蘇聯 D·加且夫）……克夫 空

無花的薔薇：

一 「玉碎」……………馬乃蒙 六

二 思想測驗……………茅盾 三

三 知識飢荒……………茅盾 八

四 門……………青 路 八九

五 「建設的文藝」萬歲！……………文 江 九二

六 小對話……………人 凡 九五

七 老子底全集……………紺 弩 九七

八 自己……………文 江 一〇一

詩：黎明（外三首）……………艾 青 一〇六

散文：腐蝕……………端木蕻良 一三三

從「我的奮鬥」看希特拉……………雪 葦 一四四

關於「善惡家族」……………楞 斯 一五五

校後記……………X. F. 一七六

· 文化時評 ·

思想活動底民主性問題

——略評朱光潛先生底中國思想的危機

胡
風

最近幾個月，思想活動上的民主的要求，被許多方面提了出來。當然，各人的立場不同，態度不同，因而提出的方法也不同，但要求在思想活動上不受壓抑地自由發展，却是大體上一致了的。

然而，在今天的這一要求，顯然地有着線條粗大的限界：

第一，反對投降的漢奸思想和一切間接地對這有利的反動思想；

第二，對現實問題的批判上不達到破壞現政權的結論；

第三，反對思想統制以及想用思想統制的手段來實現思想統一的企圖。

這限界，一方面說明了思想活動底中心任務在於團結民族的力量，實現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一方面也說明了抗日戰爭行動是一個內部運動底過程，內部發展底過程。因為，發揮民族底最大力量，保證民族解放鬥爭底最後勝利，這是要

由於人民大眾對於社會生活的積極參加和創造力底發揚的。反對思想統制或思想統一，要不外是爲了使各層的生活欲求和意識形態自由地在思想活動上取得反映，互相批判，互相競爭，互相溶合，因而在思想活動底本身上能夠從無盡的生活源泉里面得到發展，得到健康，在思想活動底作用上能夠用經過了批判、競爭、溶合而得到的最大的合理性來推動民族解放的鬥爭。

從這裏，思想活動底必要的前提當然要歸結到爭取集會結社的自由，言論出版的自由上面。所以，如果把思想活動上的困難叫做「危機」，那原因當然是由於對於思想活動的干涉和束縛。一方面，想用政治的法律的力量達到「思想統一」的局面，從這招來了思想活動底僵硬，一方面，活生生的聲色蓬雜的生活現實在思想活動上得不到反映，從這招來了思想活動底貧困。這是多年來的實際情形，也就是今天的思想工作非首先衝破不可的難關。

然而，有些學者，例如朱光潛先生陶希聖先生，他們底出發點和看法却是恰

恰相反的。陶先生所提出的「民主」（五月九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思想界的民主）是向着沒有過自由的民間的思想界，朱先生所說的「危機」（四月四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中國思想的危機）是瞞怨每個中國人沒有「必定是每個人摸索探討出來的，創造的而不是因襲的」哲學思想。關於陶先生底意見，我不想在這裏觸到，因為，雖然出發點不同，但他總算也向當局提出了「網開三面」的主張，單就這一點說，和當前的全國人民底要求是一致的，而他所指摘的過去部份地存在的宗派主義，只是用「能立」的口號和「能破」的帽子的那種「理論鬥爭」，原早已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在這裏只想從朱先生底文章提出幾個主要的問題，表示一點不同的意見。

首先，爲什麼朱先生所論定的思想底「危機」和我們感到的那樣不同呢？在我看來，恐怕這是由於朱先生只把思想認爲「一種有條理的心理活動」，不肯進一步承認它是生活現實底反映罷。在他心目中的所謂思想，是一人一樣的各成條

理的觀念藝術品，它底生活上的根源和對於生活的意義，反而是不在話下的。這就使得他一方面對於思想活動所受的壓迫麻木不仁，因為那樣的「藝術品」決沒有受到壓迫的危險，一方面對於唯物論的思想活動取了攻擊的態度，因為唯物論使人們更多地關心到客觀現實底共通要求，這在他看來是並非「創造」的。所以——

第一，雖然朱先生表面上是向着「左」「右」兩方的抗議，但實際上他底筆鋒是專門向着唯物論的陣營的。看他說罷：

……所謂「左」，就是主張推翻中國政治經濟現狀，採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實行共產主義，這個旗幟是很鮮明的，觀者一望而知。至於所謂「右」，定義就不容易下，這個曖昧的標籤之下，包含一切主張維持現狀者，雖不滿意於現狀而却不同情於蘇俄與共產主義者，雖同情於蘇俄與共產主義而却覺到現時中國尚談不到這一層者，甚至不關心政治而不表示任何態度者。……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朱先生底「掉包」工作了。從物觀條件解釋思想問題的認識態度從來沒有等於過「主張推翻中國政治經濟現狀；實行共產主義」，也從來沒有把「不關心政治而不表示任何態度者」，「不滿意於現狀」的，「同情蘇俄與共產主義」的看成「右」派。事實恰恰相反，思想統制者們差不多把「歌功頌德」以外的一切進步思想活動都看成「左傾」，取着近於敵視的態度。「同情蘇俄與產主義」的固不用說了，「不滿意於現狀」的批評一定犯法，甚至「不關心政治而不表示任何態度者」有時都有不能幸免的危險。最近且在全思想界要求民主權的聲浪中明白地提出了應建設不應破壞的口號，而這所謂「破壞」，却正指的是對於現狀底缺陷或黑暗的揭發，批判。所以，如果是主張無條件地無批判地「維護現狀」，那當然應作別論，否則，談到思想問題，「思想的危機」，甚至主張「自由研究與自由討論」而不指出思想活動不能自由的殘酷的事實，避免對於這種事實的抗爭，甚至不惜歪曲事實替思想統制者洗脫責任，那結果只

能是對於讀者的欺騙。朱先生只看到思想活動上的「宣傳麻醉」，而看不到「壓迫」，我想不是偶然的。

第二，朱先生指出了「誤認信仰爲思想以及誤認旁人的意見爲自己的思想的惡風氣」，說青年們「不思想則已，一思想就老是依着那條抵抗力最小的熟爛的路徑前進」，「讓他們的思想器官變成一套極板滯的機械」，所以他對於「思想運動」表示了全的否定。在這裏，朱先生不但不懂得任何進步的思想運動都是在某一角度上在某一程度上描寫着現實生活底要求，不懂得他認爲是「信仰」是「旁人的意見」而不是「思想」的思想却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才能夠廣大地被人接受，而且他還把思想力底發生看得過於單純了。在他看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復古，以及一切把物觀條件當作源泉的思想之所以能夠在青年中間風靡了一世，只不過是因爲他們底「思想器官」變成了「一套極板滯的機械」，「依着那條抵抗力最小的熟爛的路徑前進」而已。然而，如果思想力當真能夠這樣發生出來，

那倒是一個奇蹟。實際上，青年們底接受思想，參加思想活動，不但是在自己的生活實踐裏面發生着燃燒作用，用情熱底傾注和意志底堅強向實際問題搏戰的結果，而且也是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一切固有的外來的「觀念藝術品」裏面感到了無法自慰的苦悶，因而「摸索探討出來的」皈依。正是因為如此，朱先生也許聽到過的無數青年為思想而進牢獄丟生命的事實才能夠得到解釋。只望着表現出來的思想態度底一致性而看不見它底根源，看不見每個份子走到這個目的地的艱難路徑，這正是橫在朱先生底「思想習慣」上的難關。而且這難關，如果照舊離開着人民大眾底爭民族解放爭民族進步的要求，只是用教授式的「無偏見，靈活，冷靜與謙虛」，我想是無法渡過的。

第三，朱先生反對「以某一派政治思想壟斷全部思想領域」，這當然是非常中肯的，但我以為：除了用行政的力量或明或暗地束縛作者壓迫出版界，所謂「壟斷」是不能實現的。當然，在思想活動上常有獨斷的強制別人的惡性的傾向，

但如果只是止於思想活動，我們應該能夠用思想鬥爭的方式相抗；在思想活動上也常有佔絕對優勢的勢力，但那是他們底思想工作_{在讀者中間}取得的信任，也就是進步的思想工作應有的勝利，如果那裏面含有危險的成份，我們也應該能夠用思想鬥爭的方式進行批判。就是所謂「口號標語」，原是思想內容底集中的表現，用作思想活動底標誌本是當然的，應該被攻擊被批判的只是或者那「口號標語」所代表的思想不是真理，或者那「口號標語」只是被空洞無物地提出，或者拿着「口號標語」去強制別人，恐嚇別人……。所以，我以為他朱先生對於他所反對的思想不從具體的問題具體的論點展開批判，只是攙統地否定「思想運動」，否定「政治思想」，恐怕是只有負的意義的。

總之，我贊成朱先生底「自由研究與自由討論」的主張，也認為思想活動上有「危機」，但不同的是，我以為這「危機」底根源是行政力量的思想統制和一部分思想家只是攙統地排斥唯物主義的態度而忘記了現實生活和思想活動的姻

緣。而且我以為，對於這「危機」的克服只有反對思想統制，爭取思想活動底民主權底徹底實現。朱先生如果認真地主張「自由研究與自由討論」，那就應該參加這個運動，否則只不過一句空話罷了。

六，八日。

小說 ■

人的悲哀

賈植芳

小故事十篇

蘇聯
B. 奧列甯

人的悲哀

(自一個人的記憶)

「你快隱藏罷！

罪惡與羞恥是不能隱藏的。

你要空氣嗎？光嗎？

可憐你呀！」

買植芳

V · 許德 · 浮士德

我坐在麻袋店門首靠牆放的板凳上，另外也有幾個人，和我一樣。大家袖着手。早晨焦黃的陽光從匾上溜下，光亮箭一般地在擺得挺直的一排身子上斜穿過，又折進高的剝落了的櫃台裏，在穢濕的地上劃了一個歪肩膀的四方形圈子。那圈子上頭的空際蕩漾着霧樣的沙粒，隨了日腳的拉長，和圈子的被擴大，沙粒漸次擴展到各個角落，整個店子內部像是塞滿了天上的厚重的霧，滲和了淺淡的黃色，變得漸漸模糊，昏眩，好像凝成了一團固體。

大家低着頭，因了光和冷的交迫，眼睛迷悵着。一件薄的棉袍子實在抵不住侵來的寒冷，彼此有點抖擻，無形間越湊越近，漸漸擠做一團了。眼睛有時斜過寬闊的柏油街心，太陽尚未照臨它，沒有車，冷風在上面寂寞地呼嚕，破紙飄揚。瞅得工夫過多了，相信那簡直是一張陰暗低垂的天空的面孔。陰沉，寂寞，無聊，和苦悶在每個心上緩緩地爬着，糾纏着，使人感到生命的繼續在這裏是多餘和累墜。……

有哆嗦的京戲調子在顫動，搖搖落地飄過來，似乎就在眼前。這引起大家的好奇，鬆弛的靜默如一條橡皮帶子般地漸呈緊張，一羣寂寞而飢饉的眼睛伸出了，灰色裏埋着希翼，在街上逡巡。失望地折回來時，一個短小的乞丐模樣的中年人在門外的步道上出現了。一身襤褸油滑不稱身的黑色短褲襖，發霜的黑禮帽顯得過小地遮着額前的一部份，亂髮從它的下面貪婪地四向伸出，蓬蓬鬆鬆地，包圍着顯得無知和乞憐的兩隻陷進去的眼睛，半嘴吧的亂髭上蕩着一堆稀薄的白氣。他兩手抱緊了前胸，在白氣蕩漾的紫黑厚脣裏發出顫顫的聲音，移近門前，向櫃台上匆匆地瞥了一眼，便身子和聲音一樣地，顫顫的閃過去了。

「……嚇……得……我……啊……」

這是什麼戲裏的一句，但被他唱得把那緊張悠揚的韻詞完全破壞了，孤另另地彷彿拆了屋子下來的幾根木料。

「你媽的，吊嗓子哩！——光景離登台不遠了。」

一個短個子頭頂禿了的中年人說。他站在櫃台裏首，顯然是纔從麻袋堆背後的「櫃房」裏趕出來的，他有一隻突出的假眼睛，陳舊的灰布袍子穿得異常整潔。是店子裏的管帳先生，大家喊他「劉大」，小夥計喊他「劉爺」的。他一手拎着布帚子把，輕快的擰着袍子襟，襟就一飄一忽地，向走過的人開了一個玩笑。方而小的臉上和嘴邊刻着世故的圓滑皺紋，在猛然蕩起的烟火般的嘩笑聲裏才悻悻地勝利而逝了。

在騰起的聲音裏，連吐痰和咳嗽的聲音也複雜，彷彿突然由陰晦轉到了風和日麗的天氣。他們顯得炫博地搶着向我說，那過去的傢伙是「打閉的」，住在鷄毛洞裏，很可憐，接着說：這幾天天氣霸道，于他們很不利，前天晚上公益成山貨莊貨棧的後門的倒屍就是這一類人；死得像一隻狗，凍得又紅又僵，還要受路人的嘲笑和警察的咒罵；裝一隻「狗碰頭」(註)，挖一個二尺不到的坑埋掉；運

(註)是一種木料薄極的棺材，北方的妓女，窮人，死後便裝這個。所謂「狗碰頭」，意思是，單薄的程度，便是狗一碰，就可以解體。——作者。

氣好的，老天落一場雪，上面那一層土被雪滲着變成了冷泥，算保險了；要不，還不是隨埋隨就給羣狗拖出，吃了，骨頭都湊不到一塊呢！……

隨着又亂說笑了一陣。

我點點頭，謝謝他們的熱誠。一個回憶此時在我腦裏如山巒叢中的月亮似地，漸漸地升起。但像蒙了一層薄霧，模糊而曖昧。

記得過去就曾有愛美的詩人，說是讀完了阿爾志巴綏夫和波特萊爾的一切詩文，在城邊的土塚邊，花錢僱了近旁的窮人，挖出整齊的頭骨骷髏，用酒精浸過，說是它象徵着悲哀和恐怖滅亡等等，擺在幽黑的書齋裏。那麼，這就是什麼「打鬧者」一類人的腦袋了？於是發出顛顛聲音的紫黑的厚嘴唇和它所屬那一顆頭腦，使我猛烈地打了一個寒噤！

我恐怖地望着四週，人們的態度彷彿烏雲退後的太空似地，明快而閒適，閒適得簡直有點殘忍：他們得到歡樂，不再自惱了！……我知道他們對他是嘲笑，

或是咒罵，人間那裏找到真正的憐憫和同情呢？……

於是我恍惚地奇怪地想到我在他們眼中的地位，是不是也像「打閑者」？那些人，連學徒也瞧不起：因為他們沒有職業——「打閑者」！而我呢，卻是一個剛自由不久的囚徒，沒職業是確鑿的，祇靠了家庭的「面子」，能閒住在這裏，而且住到一月之久了。起先他們對我和對一個高貴的客人一樣，這是皮鞋，眼鏡，而最得力的，自然便是那「面子」的力量，和我的「職業」是不相干的；但這態度維持到不久便漸次破壞，而至破滅，算作「歷史」了。這原因，其一自然是我沒有貴客的行爲表現給他們看，再則，他們不惟澈底了解，而且曾紛紛議論的，那便是我已陷於孤立，有成爲流浪者的趨勢，因爲關於我的新「職業」問題，家庭的意見和我離得過遠，簡直是對立的了。掌櫃的態度，便是一具寒暑表，他們分明看到對於我的熱度的一味低降，我的失卻保障於是明如鏡，清如水，連小夥計當着掌櫃的面也和我對面坐着喝茶，這辦法在一般的商界規法上，

對一個客人，是絕不該的。我於是無形間化做了他們的一員，那些老資格的店員，憐憫或是示威地向我談着他們自己的身世，一個個都是受過了辛苦，熬到現在的地步，卻不容易哩。所以，我會爲那進了監牢的「夢想」，他們以爲是淺薄得可笑的。

「你把時事看得太容易，簡直是胡鬧了。沒有一步越過天的，命裏註定是真龍天子的，也還要在戰場上九死一生哩！」

回答他，我點點頭。耳若無聞的樣子閉了眼，耳邊再聽到一陣悠長的嘆息後，一切就鬆弛，靜寂了。

買賣是在歇業的危機中支持着，掌櫃對它像已絕望了一樣。那不是一個常人，或凡人；方而闊的臉面，魁梧的身材，整年穿得和一條緞棍一樣。店子裏很難見到他，他的出入之所，是貴邸，酒樓，妓館，飯店，頭二等車廂，舞場興隆

的時候，他也會是僱客，店子在他不過是偶而過夜的地方而已。他的交際和時髦程度，真使知道他的底細的人喫驚，羨慕，嫉妒。便是店子的夥計也是一樣。有的譽爲一個天才，有的說是失掉生意人的本分，有的不表示意見，搖頭不絕。但這一切絕不影響他，他毫不在乎。不錯，他出身於荒僻的鄉壤和窮困的家庭，先是學徒，因爲膽大性子暴，升到夥友時，做了幾件使人贊嘆的事情，於是地位鞏固，信用提高，終至自己集股，獨立地開起門面來了。這使一般老商人喫驚而且害怕，便用了「橫財發不長久」，或「沒有天良要遭雷辟」等以灰他的心，而戒告後者，但他卻彷彿看穿了這把戲，認清世界人生了，安片樂業守本分的生涯自然使他不滿足，後來就不顧一切地向前做了。他說，他的天才絕不祇一個商人，還有大的前途，況且，是要人去作事，不是事情作人。於是他的朋友範圍便漸漸擴大了。買賣要場台的時候，更增長了他的意志，這時候「土藥」公賣，所以他的去處，又增加了一處。回來總是在夜深街靜了的時候，面頰紅噴噴，坐在樓上

的椅子上，邊吸着紙煙，把所訂的一份叫做天華報的小報過一下目，或者興致勃然地忘了一切，彷彿祇是要過話癮似地，向我說述着外面聽到的一切，報上登載的什麼新任職的長委之類。他時常顯得平常的樣子，指着向我說，「瞧！這玩意兒，也是什麼鷄巴長了，我們是老朋友呀，天天烟館裏見！哈，哈！」接着便是那個人的身世，甚至軼聞，他都源源道出，十分熟悉。

第二天他九時左右起來，太陽的光塞了半樓，街上已熱鬧非常了。洗過臉，穿戴好，提了手杖，於是脚步一下一下地，彷彿鐵錘似地，沉重地在樓梯上響着。接着樓下的一切聲音便立刻消滅，像移去了似地空靜，但空氣又緊張得像皮球一樣，地上走着的站定，板凳上的便一字站起。他的圓而尖銳的眼睛透過鏡片平靜地四下掃視，大的紅鼻頭冷峻地一動不動，壓著陣角，八字的黑油胡髭在空中颯強地抖着，像兩個威武非凡的門兵。他邁着方的步武，一身綢緞衣服，沒有華麗，祇顯得嚴肅，一步一步地走出，到了街上，便過了關口般地，脚步放緊，

很快便消失在人叢中了。大家如醒來似地透過一口氣，在難堪的沉默裏，老夥友眼睛瞅着地，搖着頭，淒清而憤恨地說：

「這，夜一點以後見！唉，操他媽媽的……」

但這絕引不起一聲歡笑，整個店子像是失了太陽的宇宙一般，人祇是動物般地，顯得渺小和可悲，無知的蠕動和靜止。……

沒有一點生意，櫃台上躺着茶具。電話原是為叫生意按的，但現在，除過探聽關於掌櫃的消息以外，便沒有別的。和電話接觸一次，大家的眉便皺一次，後來貨物停止買進的命令下了，彷彿是判決了死刑，空氣裏的活氣完全沒有了。存貨在各處堆積着，冷冷地和幾塊大石頭一樣，接起來像一座連綿的山脈，上面蓋着一層濃厚的土液，發着灰黑色。在這座山的懷抱中，夥計們擺桌子喫飯，喝着茶，搭床睡覺，聊天，相罵，這店子彷彿開在荒島上一樣，我覺得這些人漸次類

唐下去，動作顯得勉強，無聊，機械，就連勸正我的話也很少聽見了。

「打鬧者」過去，嗤笑和一切聲音，就像微風起後的樹葉，不久便漸次停止了飛舞，又是一個灰色的寂寞降到頭上，漸漸濃厚，這裏就祇剩下鐘聲是唯一的活的東西。連陽光彷彿也帶了灰沉，像喝過砒霜的難看的面孔，祇死滯在這裏，等候沒落的命運來臨。我被剛過去的事情弄得異常混亂和苦惱，便離開了板凳，竄入櫃台裏，低了頭，啃了脣，踱着步子。

「他媽的，這老玩意兒又到了。」

彷彿在夢裏一般，我終至給這枯燥乾啞的聲音驚覺，不加思慮地，我知道是叫做起發的那個學徒的聲音。他是向我說的。他也是一個笑話過「打鬧着」的人。此時，一顆焦黑的方頭，像誰從火災裏搶出來的一般，上邊貼了一雙迷緊的眼睛，在我意識裏自然的浮起；背是駝着的，說話時也還看見那又黃又黑彷彿破

落般的牙齒。我就抬起頭，向街市瞅去，已佈滿了像是毛氈一樣厚的陽光，和這裏顯得是另一個世界。各種聲音也各處雜湊了起來，街車已經混亂。就在對面的街沿上，一隻稀見的身材高大的羊，毛被太陽照着像一塊成色好的紋銀，下巴下的幾絡鬍子，被風吹着，在陽光裏水銀一樣地顫動得耀眼。態度昂糾糾，背後引了一羣大相懸殊的小羊。它們頗通人性，竟是秩序井然，和有名氣的中學校學生整隊去開什麼紀念大會一樣，悠悠然，在道傍走着。

這並不足為奇，每天都有這一回。至少從我住到這店子起，便是這樣了。但彷彿現在纔經發現，使我頗喫一驚，怎麼回事呢？於是我三兩步趕到門口，細細觀察那領首的老羊，是一隻怪慈祥的傢伙呢，臃腫，整潔，甚至是華貴；兩支角，很有修養的樣子，老烏木一樣的顏色，發潤；一雙窄小，但澄清如水，帶了慈祥的眼睛，高高的凸出於長瘦潔淨的面孔上，溫和地轉動，有如朝陽；裂痕一樣的闊嘴很有主張地閉着，長鬚飄然；全身高大，扑直，雪亮，像一隻駝鳥一

般，屁股上蓋了一團濃重的圓尾巴，也還是一塵不染；街道因之顯得寒儉，陽光被襯得陰暗不振。——我，真喫驚了，這簡直是羊羣裏的一位縉紳，至少也該是個善公，但一方面又不敢置信，因為生來是羊，歷史上和自然史上寫着，那全盤大功用是供給高等動物做食品的，或鮮吃，或裝在罐頭裏藏着吃，怎麼能泰然自若呢？而且那壽數也大概已經不小，這樣老而整潔的動物，我似乎也曾看見過，那是教堂裏的外國牧師。總之，我實在喫驚，又看到所帶領的那一羣，卻又是那樣的愚蠢，不潔，致人失望，甚而厭惡。他們你摸我，我踢你，頑皮天真，一身亂污，卻還是一團溫順地跟着走了去。很快，轉瞬間，就祇剩下一陣腥氣的烟霧，在一切熱鬧的聲音上，寂寞的隨風蕩於街空……。

比「打閑者」還要平凡，除過我，就再沒第二個人注意到牠們。大家照常通行，正像水流，便是那個擺橘子攤的孩子，也正鼓着歪臉，沙沙地直喊。我想，這或許因為過的太多，大家的神經已經麻痺，而且又大概不明白那羣是作什麼

的；或者因為是羊，不是人，於是很難招徠青睞。連提醒過我的起發，卻也早皺緊一雙鑷刀樣的睡眠瞅着灰濁的麻袋堆，像想心思。

但在我，由他剛才的談話的氣勢上，和親眼看到的事實上，感到它們比「打閑者」的兀突和神祕。我壓着一顆起伏的心，腦子發着熱，但又空白得沒有一個痕跡，在地上踱着。一切是靜寂，等到再沒法忍受下去時，我發開了：

「喂，那一羣是幹什麼的呢？」

「幹啥的？呖——」這聲音使我一驚，扭轉頭，我看見一隻假眼睛幸災樂禍地突出來，隨即很快地轉做莊重，那一隻真的卻始終閉着般地迷惘着，祇在開口的一剎那睜了一下，但又藏寶般地趕快閉了。「說是那呀——」

那個提醒過我的嘎聲音，此時卻醒過來似地，突地抽進來嚮亮的一句：

「那老羊好王八蛋哩——操那舅舅！」

但不經意地轉過頭來的時候，觸上眼廉的是那兩尊大炮一樣的兩隻偉嚴的突

出的眼睛：一白一黑，彷彿兩個磨光的棋子，都非常嚴重，全世界的力量此刻似乎全集中於這裏。他感到失落般的恐懼，連忙把坐着的身子往後移了兩移，一隻手很不自然地把光頭皮摸了摸，眼睛戚然地瞅向動亂的街市了。

假眼睛這時才解了嚴：一睜一閉。他完全勝利，於是他說道：

「呸，你瞧！巧妙的還是人呀！可不是！省事多哩！……你說，祇消費好一隻羊，由羊圈到宰殺場的路子教熟，——羊是最老實，體貼的——每天就由這一隻帶領一羣，不要半個人，就平平安安自然地到屠殺場去了。……背後這些小傢伙，還是你摸我踢，盡玩兒，簡直是不知不覺，稀裏胡塗！不想吃不了一袋烟工夫，就皮是皮肉是肉，掛到架子上稱斤論兩地賣了。……你等着瞧！那老禿崽子，過不了一會就獨個一搖一擺地回來了。每天，就辦這一輪公事，可他媽的不是東西！好殺那媽的——呸！」

一股白鍊似的痰由他口中筆直地噴到地上，撒開成一條斜綫，他的一隻腳悠

然地在地上上下地踩了幾下，彷彿是母親拍嬰兒入眠似的。大概這一些話，他感到很安慰罷，於是又吓了一聲。輕俏地，不介意地，把兩手攔在背後，眼睛隨着穎子長長地伸到前邊，鼻頭幾乎要貼到玻璃上，眼神在樂觀悠然自在中多少含點鄙視地，瞅到街上。但突然又折轉頭，彷彿街市一點沒有看頭，態度立刻轉變，整個是煩亂和暴怒，像整個的人生希望完全破碎了似地，向櫃台前喊了起來：「起來起來！不要儘瞌睡，老爺們！多少瞧瞧門呀！東家拿出白白的洋錢，就僱你們睡覺嗎？——好沒心肝！——瞧瞧門呀！耳朵沒塞驢毛；聽見罷！」說了以後，他不顧它的効力如何，這只是習慣的奉行故事，有時還摘下柱子上掛的布帶子各處亂拍一通。這時他低了頭，不知是咒罵還是哼小調，脚步錯落地轉過麻袋堆，那光頭在黯然的陽光裏匆匆閃爍了一下，便突地隱去，進入「櫃房」了。

板凳上的大夥計們，被驚悸得身子往後一折，有的猛然清醒了，刻着密密的皺紋的眼皮下的眼睛在困頓裏含着氣憤，但大多數把灰白的眼珠擠到眼角，不脛

地，斜着瞥了一下；接着從袖口裏伸出手，在口沿上抹了一把，手掌在櫃台上再一擦，照舊又放進袖口去，漸漸閉了眼，蕩着的上半身終於不動，頭低到胸前，微弱的鼾聲接續嚮起。

小夥計起發，本就沒睡着的，在吆喝聲裏，蒼蠅伸着翅子似地不響不響地站起，低了頭，垂了手；那個身子進去以後，他又一屁股地倒下去，陷下的陰晦眼睛裏，帶有紅絲的眼珠拚命地搶向外面，向我瞥視着，聲音乾枯，但卻溫和地說：

「周先生，坐下吓！」

我向他微笑地點點頭，身子一邊歪過去，他把身子往裏擠去，我便坐下了。我看他還是不住地用了畏縮的眼光向身旁那些睡着了的注視；我也照樣袖了手，祇是心裏說不出的紊亂，什麼又在蠢蠢地蠕動了。

「冷罷！你看，嚇，真冷哩！」

我又點點頭。隨着他的話語卻是有一股寶劍的光芒般的毫光由皮膚穿到心

裏，整個的身心是一陣可怕的抖擻。他又自語般地說：

「那老羊看見了罷！嚇，好王八蛋哩，經他的手不知死了多少小羊了，還有多少要預備死。明天你會看見他再過去，後天也一樣，大後天……沒個完！我是去年七月上工的，打那時就看見了。……」

「那麼，跟你看老羊的將來怎樣呢？」

我覺得這問題頗天真，雖說是懷了忿恨說的。

「將來吓？嚇，你想能有好結果嗎，周先生？心田壞了的人是沒有好結果的，一點沒錯，從古來就這樣。那老羊老得動不彈了，主人就會再弄別的一隻，替過他；老羊呢，也還是要給殺了的，價錢賣得更便宜；因為肉乾了，難咬。嚇，簡直不如小羊呢！是不是，周先生？你看我說的可對？……咳？……」

我苦笑，也是得意的笑，彷彿出了一口惡濁的氣。但是對於這天真誠懇而陰晦的眼光，我感到恐懼和悲哀！什麼使他這樣的陰沉呢？他知道「心田壞了的人

是沒有好結果的」，但他卻也曾笑過「打開的」。這是傳染到他身上的，在他算一種娛樂，借此可以笑幾聲？……這世界我看些微的頭緒了。我想逃走，澈骨般的痛苦迫着我，於是我站起了身，自己也不明白是怎樣說出的，我問：

「吳先生，樓上有人吓？」

「啊啊，周先生，折磨死了，折磨死了！你怎麼也跟我開玩笑呢？你叫罷：起發；我不是吳先生，我是起發，吳起發。……」

他的枯暗的臉，從耳根起漸漸湧起了紅暈，青筋明顯地托了出來，他激動地，揮着發啞的聲音向我辯，這「吳先生」對他彷彿是炸雷似的。但不妨這激動的聲音，驚動了別人，在他的一旁，隨着兩隻可怕的眼睛的出現，嚮起了一個模糊而暴怒的聲音：

「操你媽！賣什麼嘴！還有你講的話呢？終了餓死你賣窩窩操的！……」

紫黑乾裂的嘴唇顫了幾下，枯暗的臉上罩了絕望，兩隻濃厚的眉皺緊着，他

低下頭去了。那個模糊地嚼着，嚼到字眼分不清，又睡着了。我覺得一切都不復存在，我像是暴怒，但我苦笑了，我覺得我在囁嚅地說：

「人生下本是一樣的。誰都有自由說話的權利！……」

我不知他聽見我的話沒有，我是再也沒勇氣停留下了。我轉過身，像一隻受傷的獸，忿怒燃燒得不顧那些睡客，脚步沉重地踏着樓梯，上樓去了。

我感到又空虛又憤懣，我把書本用力地歪了一眼，覺得「思想」並不存在於這裏，它是存在於需要裏。書上祇告訴了抽象的學理，很曖昧的，用錢就可以買到，買到的東西算不得真的東西。但我又覺得真理是被歷史的沙土埋得重重的，透不過一口氣了……。

這世界大概便靠這沙土維持罷？……

我要把自己化做一隻鐵錐，在這種意義上，我又感到書本是友人般的可貴！

……啊，我是這樣的矛盾，混亂，和不安！

晚上，我在給一個遼遠的友人寫信，結末我痛苦地說：

「……這世界正在發育：真理和生命一樣地存在於我們的本體中啊……」

封好了之後，感到一種痛快和興奮；鐘正打過一點，街頭不知由幾時起，已變得沒一點聲音，周圍顫動着寂寞，在陰暗的光亮下，我踱着步子，在心裏重現的痛苦和激動交織着，步子很吃重；突然有一輛汽車由遠處撲來，一陣狂風一般，世界被支配於這個單純的發狂的聲音，它已用不到再叫了，似乎就在門口，突地一下站定，靠街的半面紙窗被振得微顫了一下，整個樓身彷彿也都顯得動搖。在噤住的極端靜寂裏，汽車門嚮了，又砰的一聲閉了，在剝剝的打門聲裏，馬達又在喘氣般的嚮動，窗紙一搥一搥有節奏的顫抖着。平靜下來的時候，樓下正喧嚷着一個聲音，我知道是「掌櫃」回來了。他今天顯得和平日的態度不一樣，他在悶氣地講：

「剛才聽到的：土匪過河了，督軍着了急，匪軍有十萬多人呢。哦，普天蓋

地而來！……」

「啊！」

這一個喫驚的聲音後，便泛起一片噦噦喳喳的私語聲。樓梯於是在沉重地嚮動，整個樓身在混雜低弱的聲音裏。做夢般的顫慄，步腳聲中雜着手杖的清脆的音響，樓口於是冒出了一頂濃灰的禮帽，接着是穿着咖啡色大衣的臃腫的身軀。脚步踏到樓板的第一聲，全樓便嚮起一個空前的震動，彷彿是絕望的吶喊。他轉過了身，手杖解放了般的清亮均勻地嚮，像在小唱。給兩個粗黑眼鏡圈子佔着的上半個臉部外，全臉面是整個的血餅一般的紅潤。小胡髭，像是得了充分灌溉的花草，在清晨精神地開着，挺得很硬。眼睛透過玻璃瞧着分外圓，被玻璃的光一襯，彷彿兩顆劣質的寶石。也沒向我招呼一下，把手裏的手杖向一個黑暗角落裏一丟，手杖像奔波了終日，感到困頓，一點精神沒有似地倒下地去了。他伸平兩臂，大衣便被跟上來的起發在背後脫去，他便趁勢把兩手提得高高的，脚跟支

起，淒涼地打了一個大呵欠，嘴城門般地張圓，一下便又猛然地閉緊，兩手隨着死了般地摔了下來。起發在衣架上掛好了大衣，轉過身，往桌上看了一眼，——那孩子的眼睛比白日更爲陰晦，臉上罩了一層黑烟，皺着眉，紫黑的嘴唇高高地翹着，背顯得越躬下，倒了開水，便跌似地下樓去了。

我站着，「掌櫃」則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像個法官一般，閉着一隻眼在抽烟，暫時之間，我在他眼裏的地位和烟土一樣的不重要。過了幾分鐘，樓下清靜下來時，他首先嘆了一口氣，空氣被打破了，嗑了嗑烟灰，懊喪地說：

「簡直沒他媽人活的路了！簡直是他媽的！我操他那媽！家裏頭，土匪進去了，擾得個一場胡塗，人走鳥獸散，外邊時局不說，買賣一點沒有，東家直嚷着要關門，唉，簡直是操他媽的！……」

他的聲音可怕地在抖動，彷彿是一種氣體，整個樓上的空間都在痛苦着，陰暗地像皺着眉。聲音靜下來以後，卻又和一個童養媳當婆婆的暴怒後一樣，小心

翼翼，懷了鬼胎，在恐怖地期待着。他的眼光，我看見漸漸退萎，臉上的紅光也在可怕地剝落，彷彿在一隻無情的殘忍的手的支配下。他忽然又瞪緊了我，憤怒彷彿又要燃起，我的嘴角歪了一下，空氣便被滯住，像一塊堅硬的石頭一般，擔心地懸着，隨時有垂下來的可能。我折轉了身，裝做隨便地踱了幾步。幾分鐘後，我覺得空氣是有點鬆弛下去了，便用一種不關心的態度問他道：

「我怎麼全不知道呢？……你在那裏得的消息呀！恐怕不確，報上一點不顯呢！……」

「哼，報！那些新聞記者敢登這個，他不要腦袋嗎？他們祇會報關人老太爺過壽，名人兒子結婚，什麼盛況空前，一片昏話！比如今天這報，你看——」他順手把擺在桌子上的小報擎起，在我眼前一掙。小報像騎了整天騎乏了似地，隨又無力地倒下去，一點聲響沒有，外界的侮辱彷彿也顧及不到了。他接着說：

「——你看！鬼娶媳婦！用這大的字登，上頭可又一片天窗，到處空白鬼話！那

會有的事呀！我操那姥姥！真無聊！這就值兩個子兒嗎？……唉！這消息呀，我在煙館裏聽到的，是麻子說的，他是一頭大官，你不看報嗎？千真萬確！……你看我！消息比你這專喝墨水的靈通呀！哈哈……」

他方闊的臉，在笑聲裏恢復了有過的紅潤，而且更加寬闊，光亮；兩隻眼在玻璃後抖動成一片灰暗；那聲音，是野獸般的野，梟鳥樣的陰，似乎有一股寒氣襲來。我失了抵抗地顫抖起來了，祇放大步子，彷彿要把那火一般的燎燃在空間的聲音踏滅。……

傾刻他又恢復了靜寂，像一個木人，打了幾個食噉；空氣在靜寂裏嚮動，可怕的威脅氣焰逼迫着，煙霧也在漸次地稀疏了。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各自睡了；我完全感不到床的硬，和被窩的冰冷，失了理性和知覺，祇是一團難解的繩索，在被一隻無形的手翻弄，燈光熄落，靜寂塗了黑暗，死似地冰冷了。我似乎躺在荒原裏或鬧市，許多可怕的東

西，漸漸成形，猛獸般地向我襲來，監房的血和鐵鏢，寒冷和陰森，咒罵和潑泣……再轉來，背負了重壓，我跟着法警在大街上的孤單的影子，歡樂的陽光正在做夢般地照臨着了……。於是突地又展開一幅室內的圖畫，煙霧裏突現着許多頭，大家都在蠢蠢地動，有的放着光，也有這個方闊的臉在。我在這些臉的注視中，彷彿一株荒地的野草，或一根廣場上的擎天的高柱，我憤怒，憤怒的凝結，於是我聽見了這聲音：

「……再說你們這些呀，愛國呀！救社會呀！不平等呀！哇啦哇啦，吵的別人耳朵聾！但人家也好辦！像××的老×，辦法多簡便？捉住這種人物，那就不問三七二十一，反正捉住了，好罷！往麻袋裏一裝，口一縫，哼！和一袋糧食一般——但可沒糧食值錢；糧食可以充飢呀！——搭上火車，運到海邊，一個個填下去，屍首餵了魚，到魚長大了，被打魚的打起挑進城，於是『鮮魚上市啦！』被送到公館廚房，那看罷，魚的吃法多着呢！結果是搬進食堂，賣國的喫了，……」

：你看，就是這麼一個變化，多簡便！哈哈……」

這是從那個塗着紅光的方闊的臉上的濃黑的胡髭中嚮出來的，接着一片大的嚮動，彷彿風捲起的海潮一般：這時我彷彿真在海裏，在被魚們喫着了……。

……我的枕頭冰涼而陰濕，我覺得在哭了。或許是一個噩夢，但我明明白白地聽見樓下床的吱吱聲和人的嚶語，甚至翻身的孩子聲音。轉過身，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漸漸變得灰暗，而終於是一片無謂的白色了……。

第二天我醒來時，「掌櫃」已走了。沒有陽光。祇聽見車聲和一切嗡嗡的聲音在街上湊做一團，輾輾地滾動，悶雷一般；屋子的內部已收拾清靜，「掌櫃」的床已鋪疊整齊，但這就更顯得空虛和陰暗；間或臨街的一片紙窗隨着車聲的振動抖兩下，樓下也聽不到一點聲響，彷彿還在睡着。我的身子像一堆軟的繩子，祇是頭腦分外沉重，打了一個深沉的呵欠，拭了擠出來的淚花，便起身收拾停

當，無力的踏下樓去。

這一夜，彷彿是童話裏的頂得一個極長時間的一夜，一切顯得都有改變。雖然是三月，春深，接着該是夏了，但天氣還是分外寒冷，前幾天是雨中濘着雪，今天天氣又是低垂陰晦。靠牆的板凳上照例又是擠滿了人，照例又都袖了手，祇是比以前更靜寂，基督教教堂是我以前常去的地方，但除了莊嚴，卻沒有這裏的靜得可怕，空氣像一根新的繩子。人們的兩眼都罩了一層黑圈，眼神灰沉無光，挾雜着紅的絲紋，死滯地瞪着。起發垂着手，站在櫃台旁的柱子一邊，那張背顯得更加下躬。我的脚步像不存在一樣，沒人回頭看一下，祇在下樓時一隻腳剛踏到地上，伸出的眼睛便遇見那個假眼睛，那張臉彷彿也改了樣，換了棉袍，一隻活的眼睛向我瞥了一下，帶着畏縮和忿恨，自進「櫃房」去了。

洗過臉，本想在櫃台裏的地上踱一陣，但看那櫃台外板凳上的難堪模樣，於是就決定不去，改到麻袋堆後的那一條窄胡同般的地方踱步去。發酵的面粉氣息

挾雜着霉氣息在空氣中蕩着，地上潮溼陰暗，頭頂上的頂蓬蒼老模糊，塵埃淚似地撒下。這裏似乎窒得暖一些，但隨了思想的混淆，一切漸又失掉了存在，我整個人彷彿祇是一個腦子，它是一塊燒紅的鐵塊一樣，在放着熱和光。……

外面終於又起了一陣低弱而激動的擾亂，但在我步出時，就已平息。報到了。那正張，被展開高高地擎在空中，前面擺了一堆腦袋，上邊放着急切的光，和一羣螞蟻一樣地四出竄動。我走到門口，沒人注意到，祇是在我的身後有咳嗽和匆忙的脚步聲音，回過頭，是假眼睛從「櫃房」內趕出來了，吐了口痰，便把腦袋湊上去，接着腦袋之間起了一陣調位置的忙碌，於是又是死似的嚴肅。那半張專載小說和戲目的小報，平日最被愛載，今天卻死屍般地躺在櫃台上，隨了微風，有時緩緩地掀起。我瞅了一會，街市是闐闐的，一團亂七八糟的聲音在陰暗裏顯得沉悶和嘈雜。寒風襲來，我打了寒噤，剛要轉身的時候，照例的那一樁事情又到了，那一隻老羊帶了小羊在街的一旁走着，容光煥發，我暫時就把時間用

在鑑賞了……。

日子遲緩地度過，報是急切地被需要。那消息不被人當作一項大題目地登載了。每天接了報，大家便爭執地討論着，店子已與他們不相干，連平時沒有來往的小商人也常進店來，坐在板凳上，說着一些傳聞的消息。皺紋在臉上亂動着，有時是靜默的嘆息，有時是瘋狂的笑聲，但這感情都不會維持多久。電話也顯得忙碌了。便是那假眼睛，也常見圍了又寬又厚的圍巾，縮着頸，袖着手，蹙出店子，到一些同鄉的店子去了。喫飯是悲慘的舉行。「掌櫃」那張紅臉彷彿也罩了一層陰影，每天走得更早，眼睛顯着疲乏的光。有一夜，他沒有回來，但在一點多鐘的時候，電話鈴響了一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喂喂了幾聲，一個夥計皺緊的眉笑開了，直到對方沒有聲音，他才掛上了電話，遲遲地說：

「媽的，掌櫃住下了，可稀奇；是那個婊子打的，你聽那腔調，操那妹子

的！」

於是在矮弱的陽光裏又是一陣激動，老年的人嘆息着，說「掌櫃」自從前年鬧了病，便沒有再住過，現在卻又住下了；年青的卻說着，「趕早」呀，「摔腿」(註)呀等等的話，但這些全被假眼睛的話壓下去了。燈光熄滅，於是又是靜寂……。

第二天早晨，「掌櫃」回來了，他彷彿溫和了一些，在樓上和我說，市民銀行快要成立，行長呢，他認識，是一個瘦得和柴一樣的傢伙，老子坐過道台，掙的三千多萬，他全抽了烟，段執政時，自己掙的一千多萬也抽光了；他抽大烟，起碼一百口，才睜得開眼，這十幾年閒着，節省了，但現在又交了運。這是一個好人，他身上有路的，「掌櫃」昨日便和他談了半日，很合契……，他又問起了家鄉事，光潤的臉上，又是一層灰暗。

(註)這都是逛下等妓女的術語。——作者。

他睡到過午又出去了；從此晚上就不斷地不回來。

渴望了許久，家鄉的信始終見不到，彷彿是園林失掉了耕耘，心是荒蕪了。我持續着沉默，在樓板上的麻袋堆後，幽靈似地踱步。有的人則已絕了食，躺在陰暗的「櫃房」裏抽烟，說着一些模糊的字句。「掌櫃」在百忙中也還時常用電話打聽，夜深回來時，早有人跟着上樓，在那噴着酒氣的「掌櫃」面前站定，陰慘但很堅決地說：

「我打算回去，看報情形很不好，家裏又長久沒有信！」

說着，袖子提上去。

「掌櫃」先是一語不發，用大姆指彈下了烟灰，接着站起了。

「怎麼說的，你想回去？——好傻好傻！我問你，怎麼回法，啞？」

「走旱路。火車壞了不坐。」

「旱路，」他帶了輕蔑地繼續着，「你還要不要腦袋！現在進境根本危險，走旱路被當做匪探殺了的，老子聽多了。我看還是待下去，聽信就是。——怎麼，還是回去？啊，天掉下來壓大家，祇你一個人有家嗎？你看我，比你擔心多哩！你呀，家裏會有什麼，教人拿，問人家要嗎？沒問題。我啊，要比你們被注意，外邊買賣又混不下去，啊！我心亂死了！你下去，天掉下來壓大家！……」

他的眼珠先是要伸出來般地瞪着，之後縮了進去，塗了一層亮晶的光。那個抽搐了兩下下去了，樓梯嚮得十分重。房內異常地沉默，「掌櫃」踱了幾步後，便又坐到椅子上，任香烟燃着，獸獸地在沉思，半嚮，在把香烟往嘴上湊的時候，忽然注意到站在陰晦角落裏的我，便死瞅了一眼，把香烟使勁地扔進痰筒了。

我就這麼生活，踱步，思想，過着日子。那個假眼睛一天對我說：

「你看！奔了半輩子，我今年四十五了，沒有田地，就祇有一個老婆，土匪公妻，這下完他媽的，外頭買賣又沒法做！……」

「他公你的，你公他的呀！換換口味不一樣！」

另一個大夥計說了，隨了聲音的激動，一張大嘴在高揚的面孔上佔了小半個面積。假眼睛陰慘地看他一眼，這位便是請求「掌櫃」要步行回去的，是店子裏的跑外。

「真沒心肝，還樂什麼！」

笑聲蕩起，又平靜下去。起發在翻着一張報，跑外先生正在袖着手踱步，近日空氣反倒緩和了一些。這時不知怎麼已站到起發的身後，一手猛然搶去報紙，往身旁一擲，在那個臉上，就是一掌，忿忿地說：

「你怎麼也看起報來了！誰准的你？土匪早操了你的媽，孫子！老子告訴你，不必看！……哼，連你也充起來了。怎麼，家鄉反亂，就沒規矩了嗎？告訴

「掌櫃」，教你孫子活呢！上什麼地方去，家回得回去，這裏找的下事情做？告訴你，現在想給提夜壺，也沒有主，你胡塗着哩！……」

這聲音在空中單獨發揮，起發低了頭，後來手伸到眼睛上去，忽然猛獸一般地折回身，踏着沉重的脚步，跑到樓上去了。

那個吃驚地朝空虛的樓口瞪了一會，隨後吐了一口口水，回過頭來，瞅了我一眼，又重吐了一口！……

我不能再忍受，天氣是一樣的嚴寒，我開始離開了一向深居的店子，在街上各處走，晚上回店子安息。舊日的友人，有的還認識我，但離遠了，持着和店夥一樣的態度。我的喫飯成了問題，痛心的是某一些友人，從窮苦中節省下來的一些錢供給我，但我除了喫燒餅，便是到酒缸去。……這地方除了寒冷，雨雪外，我發見了深厚的不平和血腥，人們彷彿是沒聲息的動物，在低着頭掙活。

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痛苦在噬着我的靈魂，夜深了，汽車已很少見到，稀疏的洋車夫縮着頸子，在胡同口蹙着，電線在高空顫動，世界被支配於一個發抖的聲音。我從一個酒缸出來，在走着回去的路，身子在風裏像要倒下去似地抖着。路燈淒迷，在走到離店子不遠的一個胡同口，我恐懼地瞅了一眼，白的石路被風掃得清清的，胡同口橫搭了有半人高的一條繩子，是表示禁止通行的意思。我住了腳，瞅進去，就在胡同中間靠牆的地方，捲伏着一團，硬硬的，旁邊有一個紅紙燈在閃爍，是一個倒屍。……我像被擊中了要害，在恐怖裏，一個夥子在眼前忽地閃了一下，還有那唱着戲文的冒着白氣的嘴……。

我便突然感到一種稀見的快活！但很快地更利害的一種恐怖向我壓來，一輛汽車吼着從我身邊馳過，沙土擁在身後，彷彿是一羣追兵在吶喊。我狂奔，到一直把身子貼在那個熟悉的黑漆門板上，門開了一扇，我斜着身子，差點倒了進去，摸了頭上的冷汗，我清醒了。似乎在美麗的光亮裏有一種溫暖圍繞着我，但

這種難得的溫暖，在一羣靜默憤怒的臉中消失了。燈光是陰沉地在打旋，我看見起發迅速地跑上樓去，那有一隻假眼睛的走近我，打量了一下，說：

「這些日，你不曉得往那裏跑，地面這麼緊；掌櫃回來了，等着你要說話，上去罷！」

我就上了樓，背後是一羣奇驚的眼睛，彷彿送葬行列後的眼睛，飽含着驚奇和悲哀。樓上燈光混着烟霧，許多小光圈星星般地在我眼前閃爍，「掌櫃」臉紅得耀眼，眼向我瞪直，陰森地。我彷彿看見自己和烟土一樣的灰暗衰老；沉默終結的時候，他開口了，聲音是冷酸的。

「出去了？」

我點點頭。

他把香烟熄滅，吞了一口茶，站在一旁的起發，便誠惶地擎起茶壺，於是房中祇有水往下滴的清脆的聲音。酌好茶，「掌櫃」仰起臉來向他看了一眼，他便

放下茶壺，跌似地下樓去了。

談話就從這裏開始。

「我也是回來不久，」他溫和謙恭地說，這態度很使我吃驚，「——哦，我回來，恰恰你不在。聽他們說，這向你很多出去了，上那裏去呢？呵呵……我說，這向被家鄉事弄得我們沒工夫談，大家心情不好。現在我們可以談一下。呢，你看！家鄉呢，信老沒有，鬧成什麼樣子真不知道；這裏生意沒有，我整日各處跑，你看見的，也算舊日交了幾個人，現在馬馬虎虎算有一個小事了。……買賣暫時沒法關門，東家再抱怨，也由他了！……不過你住到這裏……噢，我不在乎，但這地面就不好對付，稍一不慎，就出亂子！你這向又常不在，所以，我格外擔心！你以前是……今天就有消息……自己的事我不該說出口，何況我們是世交？但有什麼風吹草動，夥計人家受不了，你說是不是？我算什麼呢？我看，你還是想一個辦法的好，自己有目的，就動手做。實在，自己人，我是一片好心

話。你卻不要生誤會，其實你住到這裏，喫喝我還在乎嗎？哈哈……」

這話很明瞭了，在那笑聲裏，我打了一個寒噤；帶回的一身疲倦，卻一掃而去了，眼前閃着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情况，像幾千百隻眼睛……。

實在，我應該走一條路，這路應該是我的舊路。近兩個月的痛苦而神經質的生活，證明我的敵人已不是先前的偵探，而是自己的膽怯；因為我有了一個避難所，人是慣於苟安的，但現在連這受侮慢的避難所也失去了。

一日一夜我不知是怎麼過去的。有記憶的時候，正是夜晚，我身在火車的三等車廂了……。

（一九三六年底畢。）

小故事十篇

B. 奧列寧

一、拉喜莫夫的四個女兒

當烏茲貝克的一個農村工人拉喜莫夫的妻生下第四個女兒時——屋子裏充滿着哀喪的空氣。拉喜莫夫搖搖頭輕聲地說道：

「這真是不幸呵。」

他的妻，把新生的孩子緊壓在胸口，不怎麼有勇氣地回答說：

「也許幸福會到我們家來的……也許你將找到更好的工作哩……」

「女人，」拉喜莫夫對她說，「你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說的話吧。我的祖父這樣過活來的，我的父親這樣過活來的，我自己也將這樣過活下去。就是我的同胞也是這麼活着。」

這一天他們屋子裏沒有一點吃的東西可以喂養產婦。也沒有一塊煤炭可以把屋子生起火來。

這是多年以前的事。

今天是拉喜莫夫，「西洛夫契」合作社的集體農人的休息日，所以在家閒着。食桌上擺着豐滿的餡饌與糕餅。拉喜莫夫的身上是一套很好的衣服，他的妻穿的是絲織品。他的女兒，羅莎娜，「四不幸之一」，早就畢業於柴皮尼斯學校，後來讀完了工人專修科後又進古比旭夫計劃經濟學院，現在已經作爲一個經濟學家而工作了。兒子加綏姆也畢業於這個學院。由奴士與姐其修完了師範學院。由蘇普，莎密娜與勾耳其赫都在中學裏念書。

拉喜莫夫的妻若有所思地說道：

「幸福已經到了我們家裏來了。但是它會突然之間離去吧？」

「女人，」拉喜莫夫回答她說，「你自己也不會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吧。這幸

福是不會再離開我們家的了，因為它到了每個人的家裏。它不能離去，因為人們會舉手表決反對的啦。」

二、夸侖其* 在阿拉拉撻河流域

在亞爾美尼亞共和國阿拉拉撻河流域的一個卡馬柳集體農場，最近和建築師聯合總會信札往來，打了一回筆墨官司。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個集體農場的一員，叫做夏赫巴而將的，會赴他的一個在列寧格拉工作的親戚家裏去作客。於是他去參觀了城裏的許多勝地古蹟，尤其是那個偉大的夸侖其替葉加德琳二世女皇所建造的愛爾米泰奇戲院使他神往。

這座戲院有完全圓形的觀衆廳，張着紅色天鵝絨的幕，非常美麗。

夏赫巴而將回來後關於夸侖其式的戲院所講述的話給卡馬柳的集體農人們發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大會上他們便議決：

一、夸侖其風格的戲院對於卡馬柳集體農場是必需的。

二、紅色天鵝絨加上亞爾美尼亞少女的面貌。

三、應致函建築師聯合總會，着即製定建築戲院的計劃。

建築師聯合總會答復集體農人說，依照愛爾米泰奇的夸侖其式建築戲院，所費太大，恐集體農場無力籌措。

於是卡馬柳集體農場又去了一封公函，內容如下：

一、目前本場集體農人已募集的有二萬，一萬五千兩筆款子。

二、卡馬柳集體農場從經常收入中劃出巨款以供文化建築之用。

三、無論夸侖其式戲院建築需費若干，本場當完全清付。

.....

戲院——愛爾米泰奇的夸侖其式戲院的副本——在阿拉拉撻河流域卡馬柳集體農場裏建築得快要落成了。

三、對話

史凡爾特洛夫工廠廠長普契庚回家來吃中飯時，神氣不大高興。一邊吃湯，

一邊對妻說道：

「我被召到區委去了……」

妻似聽非聽地插上去問道：

「是嗎？湯——味道好嗎？」

「味道好的，」廠長憂鬱地回答說。

吃肉時他又說道：

「在區委裏受了處罰呢！」

妻還是那麼支吾着問道：

「是嗎？……肉怎麼樣——沒有炸得過分吧？」

「肉也炸得好，」廠長仍悶悶地回答了這麼一句話。

把煮熟的菓醬吃完後，他的話更多了。

「在區委裏我被告了一狀……那是工程技術師的妻子們……因為我直到現在沒有批准她們關於文化事業費用的預算！……」

此時廠長妻葉夫洛西尼亞·羅狄奧洛夫娜·普契庚娜才這樣說道：

「早就該批准了！那末工程技術師妻蘇維埃主席葉夫洛西尼亞·羅狄奧洛夫娜·普契庚娜也不必在區委裏控訴你的了……」

四、一封信

詩人C在莫斯科收到這麼一封信：

「我們的合唱隊還不錯，自己由十四個老哥薩克人組成的。我們唱的都是些舊的歌曲：『再會，星，我要去睡了』，『也爾馬克·蒂莫費也維契』，『史丁

加·雷森』，等等。新的歌很少。我自己也曾寫過一首歌，只是我不是作家，要我作歌有點兒困難。

我作的是這麼一首：

國家只要對我們這麼說：

喊，哥薩克弟兄們！

一瞬時我們就全部準備

開動隊伍上前綫作戰。

我自己也知道這是不很要得的，但也沒有辦法可以寫得好。你，詩人同志，可以給我們寫些歌曲……要我們拿來唱起來，能夠感動人心的。

或許，你能答復我們吧？

此信寄自契欽省蘇循區史連普卓夫鄉K A 集體農場哥薩克人蒲羅格蘇洛
夫·伊凡。因本人不通文，由哥薩人胥旦爾比寧·亞歷山大代筆。」

五、巴夏妲·米爾巴白也華的統計

巴夏妲·米爾巴白也華年紀十七歲；她——是很遠的基胥拉克地方的烏茲貝克人。

巴夏妲有時手裏拿一支鉛筆坐着，在她的母親沒有把晚飯準備好以前，從事記錄。

她一行一行地這樣寫：

「自安全傘跳落——十五。」

「自動飛行——三〇。」

「高級駕駛的飛行——二。」

巴夏妲——很好的飛行駕駛員，她在暑期中速成班里學成的，她的母親威嚇

似地說：

「要是你有十五顆心的話，那這也會在十五次的跳落中毀裂的，我的女兒
啾！」

巴夏嫩回答說：

「我只有一顆心，媽媽，但這——是一顆鳥的心呢。」

這位老阿伊漢·米爾巴白也華，不久以前還不敢當着丈夫的面坐下的，接着
說道：

「鳥的心？這真是我的光榮：母鷄生下了一隻鷺。」

六、馬加丹城的缺點

馬加丹城離莫斯科約一萬公里，離伯力約二千里。

旅行者被導引去參觀馬加丹城。他走的道路是結實的柏油路。他參觀了專門
家會館，交通局，十年制學校，遠東建設局，公共食堂，日報出版處等等美麗的

石頭房屋。

他又去看了博物館，文化公園，體育場，動物園。

午飯時請他吃從馬加丹城的溫室裏採辦來的新鮮的蔬菜。雪白的桌布上放着一瓶從馬加丹城花房裏摘來的鮮花。晚上旅客在話劇院裏看了羅密奧與朱麗葉一劇。後來有人引他到一所舒適的旅館裏去宿夜。他對導遊者說：

「你們的城市好極了。這裏沒有什麼缺點吧。」

回答他說：

「不，馬加丹城有缺點的。」

「什麼？」旅客問。

回答他說：

「馬加丹城還沒有被註明在我們聯邦所出版的地圖上，它建築得比地圖的印刷出版更快。」

七、演員的演說

加列寧省蘇維埃二次非常代表大會的記錄中有加列寧話劇院演員羅巴諾夫同志的一段演說：

……我在這個城裏演了一百個角色，十年工作中演一百個角色。這是我給本城文化生活的一點貢獻。這也就是大會現在要總結的工作的我的一份兒。（鼓掌）。我到這城市來是作客的，却成了這裏的主人。我在這裏被選為區蘇維埃的委員。我有點兒害怕，當選舉我的人給我這樣的任務時：（一）在本城創立一所用自己的樂隊演奏的音樂會，（二）建造一所新的大電影院，（三）開設音樂學校，（四）組織兒童劇院。

我應報告諸位：所有這些選舉者給我的任務都執行了。（鼓掌）。

八、廚夫安契費洛夫的格言

高羅諾夫同志所指揮的屬於遠東邊防軍的一部分隊伍出發去作戰略的演習。在好幾天的時間中隊伍隔離着根據地，而在荒僻的西伯利亞密林的最繁重的條件中進行演習。

隊伍裏的廚夫安契費洛夫同志在這幾天中發明了一句格言，立刻在全部隊伍裏流行起來：

「也得打仗，也得吃飽，在一切條件中是一個樣子的。」

如果這格言的第一部分應該讓戰士與指揮官們遵守，那末第二部分就得要安契費洛夫自己留意。在荒漠的西伯利亞的密林中他每天給隊伍備膳和在根據地時一樣令人非常滿意。

下面便是安契費洛夫給戰士們預備好的一天的菜單：

早餐：麵條湯。

牛油麵包。

茶和夾肉麵包。

中餐：烏克蘭湯。

炸豬排。

蕓蕪醬。

晚餐：炒肉麵。

蜂蜜餅。

咖啡。

安契費洛夫爲了答復戰士與指揮官們對他的感謝，又說出了第二句格言：

——一個人打仗打得愈好，他吃得也愈好。也可以這樣說：一個人吃得愈

好，他打仗也打得愈好。

一個指揮官對廚夫安契費洛夫說道：

「你，安契費洛夫同志，造出來的格言似乎比蘇格拉底*的還要強些！」

廚夫安契費洛夫毫不猶豫地回答道：

「可不是嗎？要是蘇格拉底到西伯利亞荒林中來做一碟煮菓醬來試試看：

」

九、發伊蘇拉·由奴索夫的肖像

塔什干報上的一段記事：

「昨今兩日編輯部應接不暇地得到讀者電話與電報的詢問。他們所查詢的都是關於登載於本報第一頁的一個有名的得獎章的集體農人發伊蘇拉·由奴索夫的肖像：『沒有發生誤會吧？沒有弄錯鉛版嗎？』」

我們應明白答復讀者。不，我們沒有弄錯。那一張是確確實實的發伊蘇拉·

由奴索夫的肖像，我們曾不只一次在報上登載過。但要認識這肖像也確是困難，因為它上面沒有了大家所熟悉的可貴的鬚鬚。他本人曾對我們說過：『我的內心變得年青了，所以我的外表也得年青一點才行。』因此他不顧一切古訓而把鬚鬚剃去了。

總之一切順利，發伊蘇拉也安然無恙。只是鬚鬚沒有了……」

十、新的俗語

「敬愛的彼得·考旦爾尼可夫同志：

這裏的同志新造了兩句俗語，我不妨寫出來給你看。

第一句：

『你怎麼和日本人偷渡密先略可夫溪谷一樣侵犯到別人的土地上來了。』如果
果有誰無理取鬧，便這樣對他說。

另一句：

「不讓豬獾和飛禽闖入菜園，不給敵人偷越邊境。」

這兩句新的俗語還不壞吧。

自由勞動集體農場曳引機師，葉哥爾·保洛維可夫。」

*譯者註：

(1) 夸倫其 Quarenghi (1744—1817)——意大利名建築家，在俄國葉加德琳二世時代頗享盛名，彼得堡（現名列寧格勒）與莫斯科的許多宮殿都是他的創作。

(2) 區委——聯共黨的比支部高一級的領導機關。

(3) 蘇格拉底 Socrate (西歷前483—400)——希臘大哲學家，他的許多話都成了後世的格言。

(求是譯自蘇聯“Tit-Gaz.” 1114期)

L · 凡 · 悲多芬

——逝世一一〇年

蘇聯

D. 加且夫

作

最出色的古典音樂藝術作品無論在怎樣的形式中總是表現着偉大的民衆精神，他們的愉快與悲苦，幸與不幸，他們的互古的幻想與對光明幸福生活的追求，他們的爲了要從一切強暴勢力與一切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反抗與革命鬪爭。

所有的民衆的多樣的經歷，他們的意志與感覺也好，他們的鬪爭也好，都能在最大的意大利作曲家的創作中，亨特耳（Haendel, 1685-1756, 德國作曲家）與巴赫（Bach, 1685-1700, 德國音樂家）的，海頓（Haydn, 1732-1809, 德國作曲家）與與格羅克（Gluck, 1714-1787, 德國作曲家）的，莫札德（Mozart, 1756-1791, 奧國作曲家）與悲多芬的，却可夫斯基（Tchaikovsky, 1840-1893, 俄國作曲家）與模索爾格斯基（Moussorgsky, 1839-1881, 俄國作曲家）的音樂中找到反映。

柳特維格·凡·悲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和密蓋耳·昂卡羅 (Michelangelo, 1475-1564, 意大利藝術家)、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及歌德 (Goethe, 1749-1832,) 並列地屬於人類最偉大的藝術家的一行。悲多芬已去世了一百十年。可是這一位天才作曲家的音樂只有在蘇聯才得到了第二個真實的祖國。

悲多芬所處的是個革命的時代，動盪的、酷烈的、尖銳的與流血的社會衝突的時代，充滿熱情與強有力的性格的時代，斷頭台的，勞勃斯比爾 (Robespierre, 1758-1794,) 與麥拉 (Marat, 1743-1793,) 的時代。悲多芬在他的音樂中以震撼的力量，英雄的激情與戲劇的力，表達出了這一個轉變時代的先進人類最豐饒的思想，感情與經歷的全部音階。

悲多芬是過去的最大的人道主義者之一。法國的布爾喬亞革命他認為是在人類歷史中一個開闢新紀元的事件。他曾幻想人類理智對專橫的勝利，幻想德莫克

拉西，幻想歡快，幸福與自由不是給少數優秀分子而是給人類的大多數所有。他很懂得法國布爾喬亞革命的歷史結局。悲多芬憤怒地毀棄了獻給拿破崙的 *Marche*（英雄的）交響樂——在這一行動中表現着他在其意識上的幻滅與轉變。

體驗着這樣的悲劇的不僅是悲多芬一個人，而是一切過去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最可貴的唯心主義，光明的追求，出色的樂觀的幻想，都受到了階級社會殘酷的現實的無情打擊。似乎是對這的一種回擊，悲多芬在他的美好的作品中肯定着並祝頌着他的人道主義的幻想。他的天才的偉大音樂創作可說是莫大內心的緊張與鬭爭的結果，幻想與思緒的強有力的飛躍的結果。

悲多芬——熱烈的革命家，不妥協的雅可賓黨人。他不僅在意志上，在宇宙觀上是個革命者，而且在創作中也是個真正的革命者。

悲多芬——深信不移的樂觀者，他具有對人類最好的欲望的勝利不滅的信念。他不明白，也不能明白向這勝利去的道路；這道路比他遲幾十年才被指示出

來。但他會企圖克服他那個時代的歷史的階級局限性。

在音樂創作的領域中悲多芬完成了極大的轉變，最大的從不會有過的革命。

悲多芬的音樂——這是音樂藝術三世紀的急劇而熱狂似的發展的總結與完成：他承受了意大利樂器的精華，意大利的民衆歌劇，巴赫的雄偉的重旋律樂曲，格羅克的英雄曲，海頓與莫札德的交響樂。

悲多芬不僅是這豐富的音樂遺產的承繼者，並且是一個有天才的獨創者。接受了先輩的舊的音樂形式，把握了在他以前被發掘的豐富的藝術表現方法與把最多样的意念、感覺、戲劇的狀態及衝突等音樂化的方法，悲多芬在音樂藝術的發展領域中勇敢地大踏步前進着，他把舊的音樂形式充實以新的，雄壯的內容——偉大的莎士比亞的熱情，戲劇性的衝突，悲劇的哀訴與熱烈的勝利的狂歡。最藝術的形式被他根本改造過，并使之更完成，更豐滿。悲多芬從他的先輩——海頓與莫札德——直接繼承下來的奏鳴曲，交響樂與其他的音樂藝術形式經過他改造

以後達到了絕對的完成，直到如今它們依舊是音樂藝術的古典模範。

*

*

*

*

*

悲多芬用他的初期的四重奏曲，奏鳴曲與交響樂推翻了百年來關於音樂藝術發展無限的舊觀念。和他同時代的市儈，音樂的俗物，如崔耳丹爾一類的人，從悲多芬的出現起直至他生命的終結，對這位用交響樂的雷鳴破壞了他們的愚鈍的自滿與市儈的幸福的天才，表示不滿，並加以迫害。他們所不能引為滿意的是他的辛辣的非協音，異常的音調變化，悲多芬式的音樂的大胆的力學。他們起來反對他的交響樂的自由旋律，高潮的發展與沸騰的激情。

甚至歌德，初次聽到青年孟德而遜 (Mendelssohn, 1809-1847, 德國作曲家)

的鋼琴演奏第五 (G-moll) 交響樂時，似乎非常不安，不知所云地說道：「這一點也不感動，只是使人驚奇。這雄偉得很……這是偉大的，然而是在狂亂的！可怕得很，房子也會向你倒下來啦。要是所有的人合在一起參加演奏，又將成什麼樣

子？」

悲多芬懂得把簡單而明顯的富於表現力的主題發展爲巨大的動作，并貫徹着他的鐵一般的純粹「悲多芬式」的音樂發展的邏輯，造成不朽的音樂作品，具有空前的，特別的，藝術構思的一致性與形式的完滿。他的交響樂，奏鳴曲，四重奏曲與三重奏曲都是如此，他的第五交響樂，在其完整、不可分割、發展的一致與極端的簡潔上說來，是可驚嘆的。

*

*

*

*

*

悲多芬的音樂——這首先是民衆的音樂，而悲多芬本人，是真正民衆的天才。悲多芬在他所經過的創作路上總是注意到民衆歌謠的大寶庫，在這裏面他所尋求的不僅是特別富於表現力的與獨特的主旨，旋律及節奏，而且是某些形式的藝術方法與原則。

變奏的方法，這是他的奏鳴曲，絃樂四重奏曲，出名的提琴曲（這和巴赫的

「却康那」同是提琴樂的最好的作品），幾乎一切他的交響樂所特具的方法，也還是取得於民衆的音樂創作。

悲多芬音樂的民衆性不僅表現於利用民歌與舞曲。這旋律的，音調的，節奏的材料經過了悲多芬一番的改造，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的完全是新的東西了。

悲多芬的民衆性主要的在於沒有誰能給他那樣表達出民衆的精神，生活，歡快與悲苦。沒有一個前輩與後一時代的作曲家能像悲多芬那樣在音樂中表現着民衆的叛逆反抗的精神。沒有誰能像悲多芬那樣在音響中發掘出民衆的革命的天性，使他們和奴役的與壓迫的黑暗勢力相搏鬥，并引入於勝利，狂歡之路。這便是悲多芬天才之所以特別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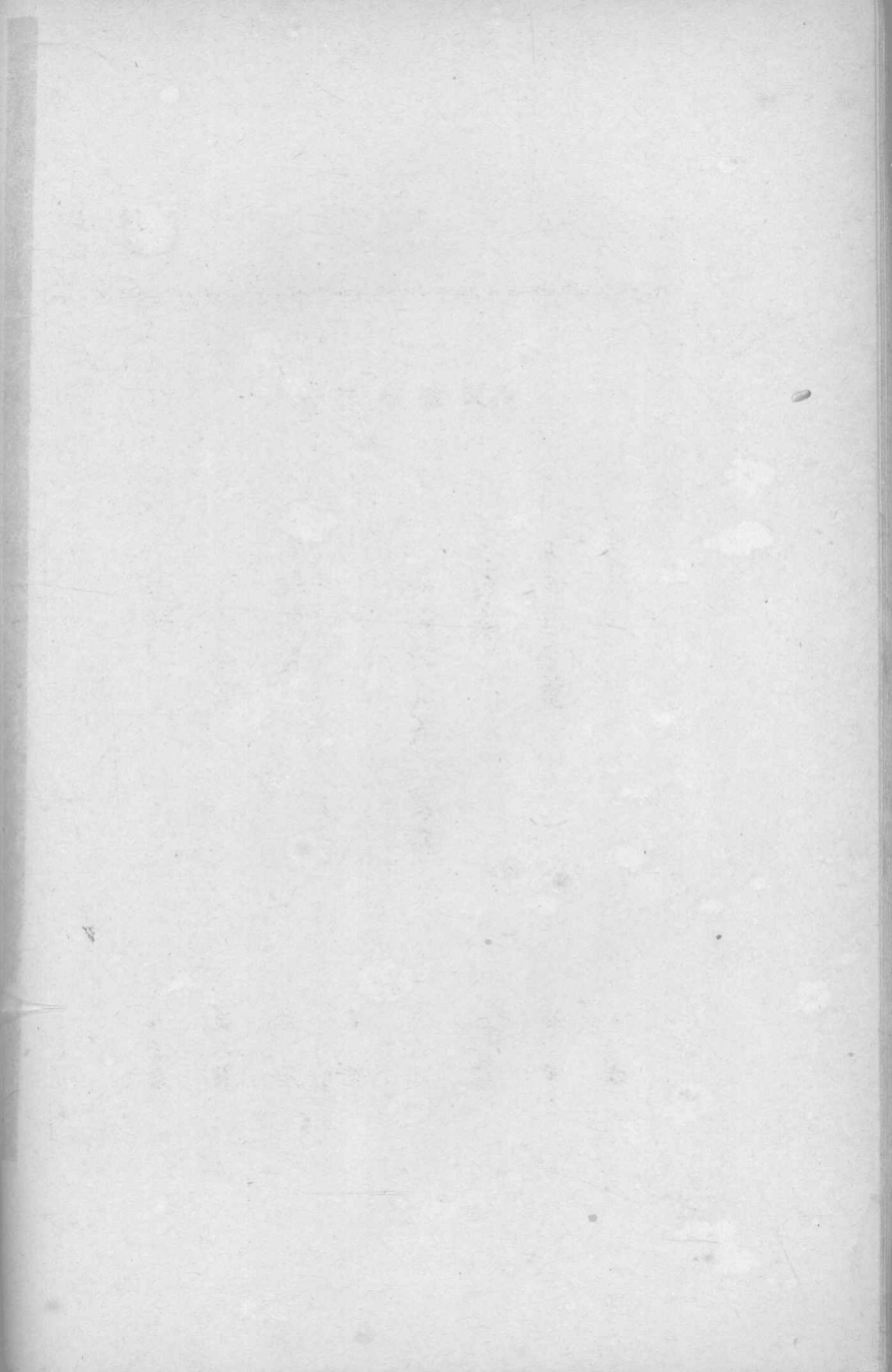
‘Durch Leiden-Freude’（經過痛苦——幸福）——這是傲慢的悲多芬的座右銘，「不應曲解爲愉快寓於苦痛」，如羅曼羅蘭所說的，而真正的意義在乎：「經過（Durch）苦痛，雖有苦痛——終會有歡快」。悲多芬的第九交響樂——

最偉大的音樂藝術的創作，更深刻，更明顯，更有力地體現了這指導的，中心的思想，這悲多芬創作的主題。

悲多芬音樂的民衆性以極大的力量與藝術的確信表現在怒發而不可遏止的愉快，樂天，瘋狂的節奏與自發的動作，以致這音樂達到了古代巨人般的力。

悲多芬的音樂對於我們是非常親切的。在永遠消滅了壓迫與奴役，實現着幾千年來人類對於幸福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裏，悲多芬是最受歡迎的一個作曲家。

(克夫譯自蘇聯文學報第十六期)



● 無 花 的 薔 薇 ●

- | | | |
|---|-----------|-----|
| 一 | 「玉碎」 | 馬乃蒙 |
| 二 | 「思想測驗」 | 茅盾 |
| 三 | 知識飢荒 | 茅盾 |
| 四 | 門 | 青路 |
| 五 | 「建設的文藝」萬歲 | 文江 |
| 六 | 小對話 | 人凡 |
| 七 | 老子底全集 | 紺弩 |
| 八 | 自己 | 文江 |

一、「玉碎」

馬乃蒙

從去年以來，賽金花在新文藝界很出了一點風頭，據我所知，就會有二個作者以她做題材寫了劇本，都叫「賽金花」。其一是熊佛西氏，其二是夏衍氏；夏衍氏的並且曾經上演過。

又據我所知，兩個劇本似乎都看重了賽金花在義和團亂時向德國瓦德西統帥說情，使當時京津民衆多少免受一些蹂躪的一事的，因此，例如我看過的夏衍氏的劇本，第一，就不免要以賽金花和當時的官員去對照，以襯出當時的官員的愚劣與懦弱；第二，也不免牽強附會地將賽金花過譽爲愛國的英雄似的了。關於第二點，魯迅先生曾說過「連義和團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

「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的話，以譏作者，這對於作者實在是一個重要的糾正。

但關於第一點，在我讀了五月二十四日申報所載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先生在電影製片業公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我卻想說兩句話。

第一，我想：倘要這麼嚴重地說起來，則賽金花倒來可厚非。賽金花本只是一個小民，而且賤至操皮肉生活，這不是誰都知道的麼？但她確實替民衆做過一點好事，而此外則並無什麼了不起的不可容許的漢奸行爲。作爲一個小民而論，她實無對不起國家民族的地方；與當時的大官要員對照，是事實上投去了諷刺，決非她的罪。至於「瓦全」「玉碎」的道理，她自然是不懂的。邵力子先生卻說道：

「賽金花本人，除在前清庚子年間，曾向外人說情，使平津一帶住民，得減少其蹂躪之痛苦外，其他實無絲毫可值我人之稱揚處，但現時代與前清當時，已

大不相同，中國今日如再遇外人侵略時，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決不願向外人爲乞憐式之請求，故此稱劇本，不但不值宣傳，中央且認爲有禁演的必要。」這是對作家的教訓，也是對賽金花責以「玉碎」的大義了。如此則即令我們一字不提「現時代」的一再「遇外人侵略」的歷史事實，也很覺不合式！使人想起一句老話：難道中國人真「只會找娘兒們出氣」的麼？想想看那時候皇帝和政府的大官要員都到那裏去了？

但要對賽金花似的「不足道」的小民責以「玉碎」的大義，也可以而且應該的，不過應當在她面前的是實行「玉碎」的人，即如阿比西尼亞國王似的人也好，那時則賽金花即使有更足道的功績，也應該低頭的。否則她也許會扭過粉頭來，抿着嘴對你笑着說的罷：「奴家原是一個窰姐兒，先生們呢……嘻嘻！」其次，同是小民也何嘗不可以對她責以「玉碎」的大義，但必須首先小民們有「玉碎」的自由。可是「現時代與前清已大不相同」，「現時代」尙且沒有，

何況前清！

所以，評人論事，應該就事論事，就大論大，就小論小，不可大小倒過來，而且論者還須自省，否則論者自己也被諷刺了。

第二，我倒以為邵力子先生還是專和我們作家來談「玉碎」的好。並且不但談，尤其應該先給作家做一個「玉碎」的模範的好。我們自然知道抗敵戰爭不是兒戲的事，可以當場做給我們看的；但我們是說：「賽金花」劇本既因沒有「玉碎」精神而「有禁演之必要」，則一切已遭禁和將遭禁的貫穿着，溢滿着抗敵的「玉碎」精神的作品，應即刻一律開放，不再禁止，流行無阻！這總是宣傳部長邵力子先生可以指顧間做到的事。

否則，那不過只是「玉碎」賽金花和作家罷了，豈但「現時代」的漂亮話掩蓋不了「前清」的醜事實而已，簡直我們又要在歷史的鏡子裏重照第X次的「現時代」的真相了。

五月，二十八日。

二、「思想測驗」

茅盾

六月四日的上海立報第三版有一條新聞道：

大同大學物理學系四年級學生程淡志因厭世於上月廿八日失蹤後，迄無下落，吳淞方面亦未發現程蹤跡。據各方面報告程厭世出走的原因是這樣的：最近有冒名某大學雜誌編者某某訪問程，漫談時局問題，并告以因組織救國會被捕的沈章諸人的狀況及中國政黨的近況，並留書籍一冊。程當時即覺此事突兀異常，後乃發現此即所謂思想測驗，因程會接到一封自北平寄來論及「救亡運動」的信件，未數日，又有××員陳某到程家調查詢問北平發信人的姓名並問程參加過何種組織。程即告以北平發信人的姓名，並謂在校

僅參加理科學會及級友會。該××員陳某又詢程對時局及援沈章等七人的意見，程答援救此七人非國民能力所能及；然除漢奸外，國人無不渴望能以「×日」及「愛國自由」的。後又談及緝私禁毒等具體問題；最後陳某令程作一書面報告，程以此乃不合理的要求，迄未照辦。程體素弱，受此刺激，會嘔血數次，激忿之餘，遂萌短見。

據另息：程給大同大學校長的信內有：「他好幾次要請××員到校裏來會校長，證明他平素的思想與行動，是否有不軌之處，而都遭拒絕和威嚇。」等語。

「思想測驗」這名詞新穎得很。但觀上引的立報記載，則測驗者所用的方法却還是老調；測驗者既「冒名某大學雜誌的編者某某」訪問一個物理學系四年級學生，而此學生所在的大學又素以讀書不問外事著稱，該「冒名者」扮出激烈派的面目向物理學系四年級生程淡志騙得了「然除漢奸外，國人無不渴望能以×日

及愛國自由」——一個中華民國的公民應有的話，於是另一神祕的××員的「調查」和「威嚇」就接踵而來了；這樣一套「測驗」的方法，中國從前有一個名詞，就是「栽贓」！

兩個月前，有一位×縣的公務員曾經對我說起現在施行保甲制的地方有「思想檢查」的保甲長，檢查的方法和上引立報的記載如出一轍；當時我尙將信將疑，現在我不能不信了。

「思想測驗」或「思想檢查」是否能收「思想善導」或「思想統一」的實效，姑置不論，然而用這樣的方法來測驗，不是視民如仇麼？有人說，巡捕每天必須捉到幾個違警犯，才能銷差，於是無辜的黃包車夫便成爲巡捕表示他在盡職的犧牲品了，彼程生所遇之「冒名者」和「××員」不過師巡捕之故智而已，未必是立法者的本意。然而我總覺得誘導「測驗者」使行此種方法的，一定是和他飯碗有關的什麼工作成績的最低標準罷？

像程淡志那樣「受此刺激，會嘔血數次，激忿之餘，遂萌短見」的人，是不常有的，但亦竟有了一個，「失蹤後迄無下落」，方使我們讀報者知有所謂「思想測驗」的內幕。但天下事既如此無奇不有，我們又不能不懷疑到程生之「失蹤」到底是「自動」還是「被動」了！

三、智識飢荒

茅盾

去年有過一部「好評嘖嘖」的國產影片，名字記不清了，也沒有上影戲院去看過，只在報紙上連天看見了廣告和「影評」，現在還記得一句警句，說是「青年失學，失業，失戀的三部曲」。

我相信這部影片一定是好的。因為只要翻翻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就知道

這「三失」是普遍的現象，而且嚴重到每天有悲劇。然而我又敢懸揣這部影片盡其能事亦不過做到了「暴露」，「建設」二字還談不到；因為也只要翻翻報紙，就知道我們的社會或國家還沒有對於這「三失」做過什麼救濟的工作，影片的編者和導演如果要忠於現實便只好暫時受一句責罵：只有暴露。

但同屬文化事業的出版界却抓起了小兄弟電影界所提起的這問題，來謀救濟了。當然不能三管齊下。「失業」是極大的社會問題，全世界除了蘇聯都沒有辦法，何況上海的出版界？「失戀」呢，問題更複雜了，其中包括有社會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原因，而牠在中國之所以成爲普遍而嚴重的問題，主要的還是社會的原因，區區出版界當然對之愛莫能助。剩下來只有「救濟」失學。出版界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爲失學青年大開方便之門的自修自學的叢書定期刊小冊子滾滾而來，成爲去年下季到現在的上海出版事業的洋洋大觀。

給失學的青年開一方便之門，誰說不是功德；雖然印行自修自學書籍的出

版業者也有同時製造大量的「色情文化」的（這，是否爲了想安慰青年的失戀呢？），而且自修自學書籍之競出，本意亦在薄利而多賣，但他們肯在失學問題上投機，也就足見可與爲善。雖則大批的自修自學書籍其中頗不乏誤人的粗製品，卽幸而免於錯誤却又不免是高深學者所嗤笑的「未能自度而先度人」，但是在這知識飢荒的現在，「小先生」的卽知卽傳的精神應用到出版界，總是好事一件，卽使教人以「人之初」者，自己亦剛剛讀到「性本善」，只要「人之初」是該教的，誰能說他的工作是有害而無益？

中國的青年羣感到知識飢荒，不始於今日。前清末年，辛丑前後，是第一次；「五四」前後，是第二次；一九三〇年前後是第三次；這最後一次依客觀情勢之轉移而日漸深刻而普遍，到去年遂成爲出版家營業競爭的目標。

這三次的知識飢荒，其主體及其所要求的對象，並不相同。在第一次，感到飢荒的，只是少數的知識分子而且尤以世家子弟爲多。他們要求的對象是西歐的

政制法律和聲光化電。第二次的範圍可就擴大了；主體是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份子，所要求者是西歐的哲學文學藝術乃至政治思想和社會問題了。最後最近這一次却在青年學生而外加進了大羣的失學青年——店員和小職員乃至小學教員和一部分的青年工人；他們的要求更實際而具體，而且有選擇；他們要求能指引他們到自由解放並能激勵他們的要求自由解放情緒的哲學文學藝術，他們要求能使他們認識自己民族地位及使命的政治思想，國際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了。主體的廣大既如彼，而其所要求者之實際而具體又如此，「小先生」們的責任是並不輕的。

對於目前的自修自學的書籍，我覺得有一缺點，即講述國際形勢與初步的社會科學社會問題文藝智識的書籍多於建立思想基礎的著作。並不是說前者不重要，然而後者是人生各種問題的鑰匙，是行動的指南針。三十年前的志士，要求西歐政制法律和聲光化電的知識，但此所謂「新學」後來變成升官發財的敲門磚

了；十五六年前的志士談「新文化」——易卜生主義，實驗哲學，羅素……，但「新文化」也成爲攀取利祿的墊腳凳；甚至馬克思主義，普羅文學，也會被聰明的冒險家用作投機的資本。這些教訓，使我們知道知識固然重要，但尤其不可缺的，是作爲行動的指南針的思想基礎。

六月，三日。

四、門

青路

「成見」往往不在人，而是由於「門」。

固然也有自己住在門內，怕自己之外的人進去，把門兒緊緊地關了起來的，這叫做「關門大吉」，也叫「關門主義」。這自然就自己養成「成見」了。

但也有門兒並不關，而且終年大開着，人仍不免一望而卽生深刻成見者，則

由於那門。這種門，除了閻王殿之類的廟門而外，尚有兩類門。

第一，是衙門，牠雖終年大開着，也的確從未在門首貼過「關門主義」的條子，但只要是中国人，總即刻在那門板上讀出無字的警告罷：「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樣的開門主義實比平常人的關門主義更易使人有成見，而且更深刻。我們常見抱關門主義的小康人家也常遇偷兒的光顧，而衙門則連鄉下人去完糧都怕進去。這是森嚴之門，使人怕，確是「成見」。

第二，是花柳巷的妓院之門。牠更是終年大開着，而且日夜大開着，真是只有牠才是澈底的開門主義了。自然未領過護照（即蓋過官印）的私娼，或者要除外，但即令私娼——即巡捕看到要抓的——，其自動「破除門戶成見也」則一，仍是澈底的開門主義。但人們仍一樣有成見，正經的愛名譽的人們是連那條路——例如五馬路一帶，輝煌的掛着「月娥」呀，「瀟湘」呀之類的招牌燈的衙堂——都避去不走的，生怕給熱人看見，疑心他不規矩。這是所謂「遊戲」之

門，使良家的兒女遠避，確也是「成見」。

我想起近來看見的一個標榜着「破除門戶成見」的雜誌，就更相信以上兩層道理之真了。無論在廣告上或發刊辭上都這樣標榜着，自然是受了「統一戰線」運動的影響，在文藝界也並非春雷第一聲，人們更歡迎之不暇的；但人們向那「門」裏一瞧，則似乎只見幾條英雄大漢和幾個姣小玲瓏的美人，挾着幾個愁眉鎖眼的狼狠的人兒，不知要掀倒打屁股呢還是準備着跳舞，也許兩者都做，煞是一齣官伶合串的文明戲，却並未見「聚全國作家於一堂」。

可見「破除門戶成見」殊非易易，但這場合那原因不在人們，而在那「門」。

五月，廿九日。

五、 「建設的文藝」萬歲！

文江

汪精衛先生論列過「經濟建設」，「經濟提攜」之餘，就論到了中國的文藝界，曰：「文藝界有不良傾向，喜歡破壞，這是病態心理。」他於是要求「建設的文藝」。

但是「建設的文藝」却不見！

文藝界人們一向自以為在建設着「建設的文藝」：怎樣描寫着東北四省的失掉，數千萬人民的被慘殺，華北的被佔領，××旗怎樣的在空中揚飛，農民怎樣的吃泥土和死屍……等等的大建設。然而他們瞎了眼，他們以大破壞為大建設了，活該被斥為「病態心理」！原來得到的是「病態」的「破壞的文藝」。

文藝界人們自以為對於「破壞者」的「破壞」，就是「建設」，自以為是在建設着「建設的文藝」：描寫着東北義勇軍怎樣的打敵軍，怎樣的「破壞」着敵人的「建國」，描寫着中國的沒有死了的人們怎樣圖謀收復失地，沒有死了的

「心」怎樣的白熱着……，然而他們瞎了眼，他們認「父」作「賊」了，活該被斥爲「病態心理」，——把人的心寫成不是死的而是白熱着的心，不是「病態」而何？原來得到的仍是「病態」的「破壞的文藝」！

文藝界人們自以爲當人家說「我們應當認賊作父」，偏說「不應當」，當人家說「敵人既侵奪了我們的土地，還殺了我們的人民，我們就應當賠不是，再送些土地去」，偏以爲不對，就是「建設」。然而這明明是「破壞」，眞真是「破壞」，否則，人家的建設早已成功——「中日邦交早已改善」，華北也早已「不成問題」了。這自然更是「病態」的「破壞的文藝」。

這樣的文藝界，竟是怎樣的文藝界！他們的「心」，竟與先前要「顯我們的心給侵略者看」，後來又講「人同此心」的汪先生的「健全」的「心」，差得那麼遠！他們還自以爲即使「病」着終比「全」死了要强呢。於是汪精衛先生不能不加以斥責，而要求着「建設的斥文藝」。

但是，「建設的文藝」却一向不見……

但是，在汪精衛先生的斥責文藝界的一個月以後，「建設的文藝」終於在中國上產生了。「中央文化實業計劃委員會」已經計劃出「秦始皇……元太祖，耶律太后，拔都……」等四十八人，「徵求傳記」以「表彰民族英雄」了！

這纔看見了一點曙光！雖可惜漏掉了清聖祖，乾隆皇帝等「民族英雄」，但這還只是第一批呀……

那麼，我們正不必等農民吃泥土和死屍的地方都開滿了櫻花，××的「王道」普佈全中國，我們或者詠櫻花詩一千卷，或者捧四六駢體壽文于汪精衛先生的五十或五十五或六十壽辰的時候，才有「建設的文藝」的罷？

怎樣的「建設的交藝」呵！

「建設的文藝」萬歲！

六月，七日。

六、小對話

人凡

1

A：不，無論如何，現在，我們應該積極新文學。

B：怎樣「積極」呢？

A：諾諾，就是將新文學扶上建設去。——建設新文學。

B：怎樣「建設」呢？是不是大家努力，認真做文章？

A：不，但求作品數量的增加，並不能算是建設，即使那增加起來的都是所謂

「好」作品。

B：哎喲，建設新文學的該是要所謂「壞」作品了，那麼！？

A：不，決不！我們相信文學的真正建設須是一種積極的精神建設，精神建設要有物質的建設作後盾。

B：是不是先拿津貼，後辦雜誌，用「津貼」做「後盾」呢？

A：媽的！你這「帶白手套」的犬儒，是一輩子只曉得破壞的！

2

皮鞭對手說：你看我多少厲害啊：能把奴隸抽得在地上直滾，屁屎交流，哎喲哎喲的叫！不厲害嗎？

手答皮鞭道：但是，如其沒有我握着你，你怎能去抽奴隸呢？

皮鞭：啊——

手：不過你不要担心。鞭哥，你的令尊雖是牛，我的祖宗雖是人，但我是最痛

恨「門戶之見」的。何況現在更是我們「協力同心」的時候呢！你說不是嗎？

皮鞭：高見高見！！

手：所以，我也並不要同你計較那些功勞，世界上只有俗人會「計較」。那是可恥的，我的「氣量」沒有這麼小！而且抽來抽去，都是給我們老爺服務，對不對？

皮鞭：對對！！對對！！

手：所以，鞭哥，你放心就是了，我會永遠的執着你。

五，二十二。

七、老子底全集

紺弩

讀完了一篇向培良底近著：出關。

老子心造了一些幻象，以爲到處都有「儒家」在迫害他，於是一路「風聲鶴唳」，踉踉跄跄地跑出關去。過關的時候，關尹喜請求他「留點教訓」，於是就著書，「要把從前所教給孔子的一併推翻」。可是後來却感到「寂寞」，自以爲不過「拿后羿，逢蒙作藉口，一齊都堆在孔子那個目標之上罷了」。「過去之拚命抗爭，拚命把敵人張揚得非常大，以便把自己也看得非常大，甚至於拚命幻想許多敵人而終至於以幻想爲事實，都不過爲逃避寂寞罷了」。他自己說：「我難道終於只是從空虛走到空虛嗎？」

這樣的一個老子，實在有點兒「老而不死」，「自作自受」；他著的書，既然專門在想推翻「從前所教給孔子的」，足見出爾反爾，一文不值了。

無論把老子畫成一幅怎樣的臉嘴，都隨作者底尊便，反正老子已經死了，死

了幾千年，放心吧，他不會從棺材裏頭爬起來回一槍的。

不過說孔子以及儒家底迫害，全都是老子底「幻想」或「張揚」，似乎有點問題。逢蒙射死了老師后羿的事是有的，或者現在也還有：「孔子那傢伙曾經做過我底學生的，竟敢向我說這樣的話，什麼『鳥鵲孺，魚傳沫，細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他這簡直明明向我要挾、要我讓開……」，也正是向培良底這作品裏的話；老子死了之後，那些「儒家」的蒼蠅們世世代代，男男女女，都有罵老子的大作；一直到現在，他還逃不了毛延壽一樣的我們底畫師向培良底手筆！那末，他生前的抗爭，果真是多餘的麼？

最不可解的是，從那作品裏，我們看不出作者對於孔子究竟取了什麼態度。假如老子應該奚落，那竊取了老師底本領，忘記了老師底「循循善誘」地傳「道」的情義，只栖栖皇皇，賣身投靠，甘爲奴才底奴才，稍稍得意，就要挾老師，趕走老師，如果不是跑得快，也許會像逢蒙一樣，颺地一箭射來的浮薄青年，莫非

反而是應該容恕或者值得獎勵的麼？

作品裏還有這樣的話：

終於老子把他的書著成了。他整理就緒，交給尹喜，說：「我的作品都在這裏，並且都編製好了，趁我在的時候看清楚，免得將來編不成全集本。」

我們知道：老子底書，只有「五千言」，就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不能成爲「集」，更不能成爲「全集」，這常識，向培良大概是有的；但是爲要奚落老子，就只好和他底常識告了別。——如果老子還有其它作品，被當時的「儒家」懇請「人主」禁止發行了，而向培良却深知這種祕密，自然又當別論。

如果創作不是等於造謠，在向培良底出關裏，就沒有老子底影子。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那「象」那「物」，不是別的，倒是向培良自己！

八、自己

文江

在作家中間，近來時常聽到說看「自己」了。例如：「自己的東西」，「通過自己」，等等。

這自然是不錯，而且很好的。因為作家應該有自覺，應該知道自己，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

但作家，特別喜歡說着「自己」的作家（自然也包括寫雜文與批評的人），還應當有「自知之明」，——這也是自覺的一種呢。我們却覺得他們「自尊之餘，可惟獨缺乏「自知之明」：究竟是怎樣的「自己」呢？

有胸懷廣大，宇宙在他心裏的「自己」，有時刻關心着人類歷史與社會，個人與大眾同呼吸，不論力量大小，只知道工作與戰鬥而忘記了自己的「自己」，也有將自己的個人的利害看得比地球的存亡還要大，什麼國家民族的大事變也從來引不起像對於他個人的毀譽那樣的憂喜，將自己拘囿在比茶杯還小的天地裏的「自己」……究竟是怎樣的「自己」是必須先弄清楚的。如果只是在小天地裏揚揚得意着，忿忿地不平着，或者狠狠地爭奪着的作家，那麼還要說着「自己的東西」，「通過自己」等等好聽的話，以拒絕和社會與大眾的脈搏相共鳴，則他雖執着「自己」而即刻就失去「自己」，是明明白白的。

其實，這樣的作家，也不會有「自己的東西」，無從「通過自己」，因為他的「小我」實在太小了；而他還忿忿地不平，或者揚揚得意地說着「自己」，「自己」，這叫做「自己不知道自己」。無奈現在喜歡說着「自己」，「自己」的人，偏偏就是這類只知自尊，却無自知之明，將自己囿居在比茶杯還小的「小

我」裏的人。這實在令人看了「可憐」！

可是，雖道就不應當有「自己」，寫「自己的東西」，倒應當人言亦言的麼？不，應當有「自己」，應當寫「自己的東西」，反對人言亦言。但能夠不是人言亦言，却造成了「自己」，寫出真真「自己的東西」的作家，總不是日夜捧着一個狹小的「小我」以自驕自滿的作家。這是古今中外一切著名的作家都早已證明了。大家都喜歡引用高爾基的話，我也引兩句罷。高爾基說：『不要將你的全部注意單停在自己身上，不要單寫你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努力尋找一切勞動者所共通的思想，感情和希望，並努力簡潔，強有力而單純地寫出來！』又說：『……更接近生活，直接利用牠的暗示，形象，畫面，顫動，血及肉……無休止地集中到自己身上，而後將全世界集中到自己心裏。……不可以將自己的精神禁閉在你自己所造成的圈子裏。』這是高爾基寫給青年作家信中的話，這是他對青年作家的教示；我們的作家想也還不是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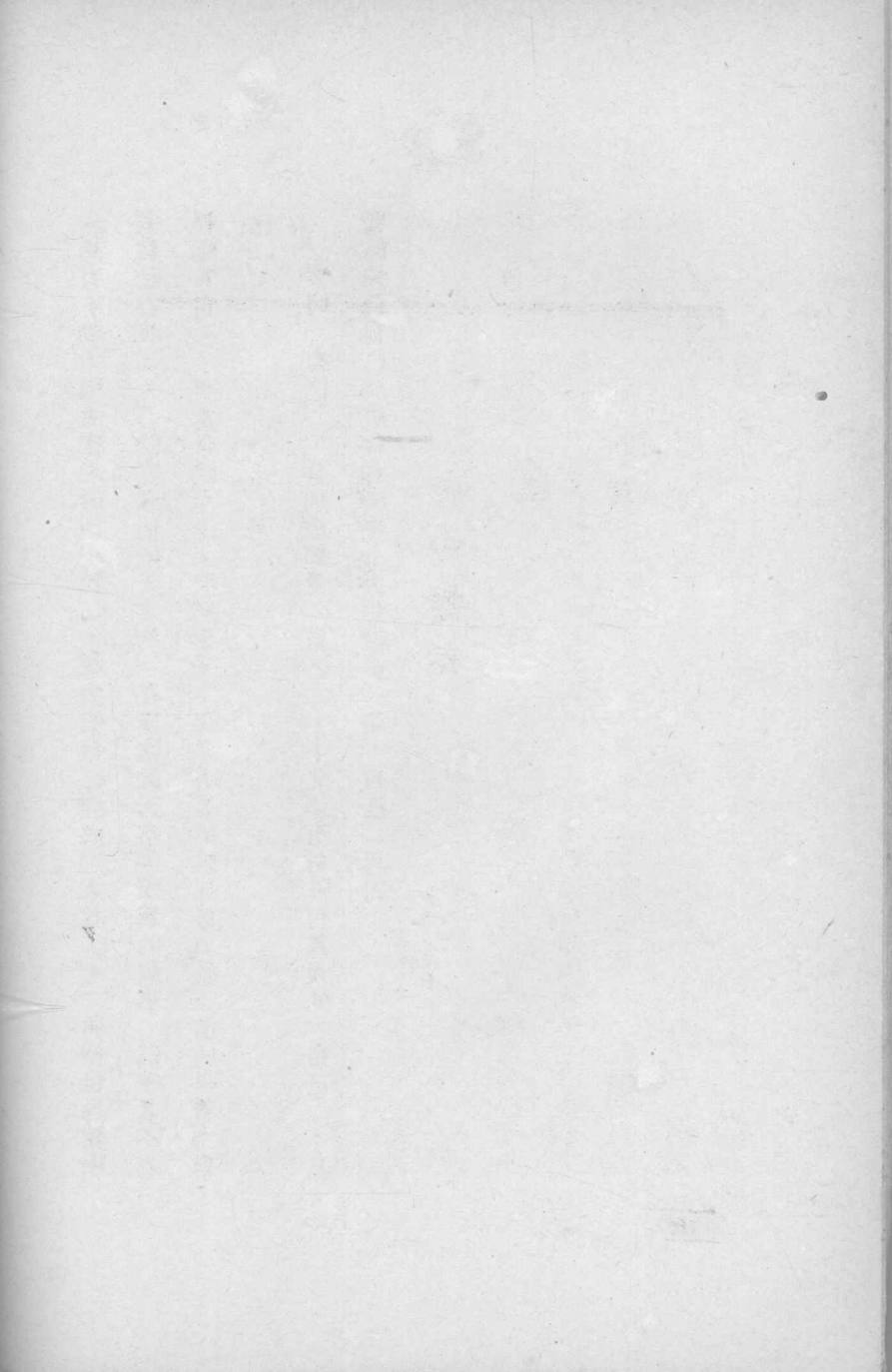
看來，這「自己」，「自己」的聲浪，似乎始於所謂「反差不多」運動以後；但如果「差不多」的現象果真存在，則「差不多」的造成，決非作家「趨附時代潮流」所致，倒恰恰相反地證明着一件事罷：就是作家並未「趨附時代潮流」，他始終悠閒地住在自己的小天地裏呢。誰都應該明白的：如果「趨附時代潮流」，就決不會「差不多」；真如水一樣：流着的水，或者在奔濤裏跳躍着的浪花，豈是相同的麼？而在死池裏或裝到碗子裏的水，纔真是「差不多」。人如果打破自己的狹小的「小我」，而投到時代的潮流中，社會中，大眾中，生活的汪洋大海中，我們未見過會養成「自己」，完成「自己的個性」的事實。在自己的除出小小的名利就別無所有的小天地裏生息着的作家的「自己」，看罷，纔正是個個「差不多」。那麼，藉口「反差不多」的理由，忽然「自己」的嬌貴起來，還說些什麼「反對公式主義批評」的大道理，我們真非唸阿彌陀佛不可了。

看來，愛說自己的人，也都自以為自己是天才；但古今中外的天才作家，却

未見有不竭力拋去狹小的「小我」，竭力使自己變成「大我」，「將全世界集中到自己心裏」，而能完成他的天才的。在廣闊的天空翔飛着的鷹隼，似乎並不怎樣鑑賞自己，要常常到水邊去照照影子；但是井裏的蛙兒可真整天價的叫着「自己」。

要叫「自己」，要那麼尊貴「自己」——先須有可叫可尊貴的「自己」；且暫時忘記自己到社會和大衆中去先造成一個「自己」再說！

六月，五日。



艾青作：

黎明

煤的對話

浪

笑

黎 明

當我還不會起身

兩眼閉着

聽見了鳥鳴

聽見了車聲的隆隆

聽見了汽笛的嘶叫

我知道

你又扣開白日的門扉了……

黎明，

爲了你的到來

我願站在山坡上，

像歡迎

從田野那邊疾奔而來的少女，

向你張開兩臂——

因爲你，

你有她的純真的微笑，

和那使我迷戀的草野的清芬。

我懷念那：

同着伙伴提了篋籃

到田堤上的荳棚下

采擷荳莢的美好的時刻啊——

我常進到最密的草叢中去，

讓露水浸透了我的草鞋，

泥漿也濺滿我的褲管，

這是自然給我的撫慰，

我將狂歡而跳躍……

我也記起

在遠方的城市裏

在濃霧蒙住建築物的每個早晨，

我常愛在街上無目的地奔走，

爲的是

你帶給我以自由的愉悅，
和工作的熱情。

但我卻不願

看見你罩上憂愁的面紗——

因我不能到田間去了，

也不能在街上奔跑——

一切都沉默着，

望着陰鬱的雨滴徘徊在我的窗前

我會聯想到：死亡，戰爭，

和人間一切的不幸……

黎明啊，

要是你知道我會對你

有比對自己的戀人

更不敢拂逆和迫切的期待啊——

當我在那些苦難的日子，

悠長的黑夜

把我拋棄在失眠的臥場上時，

我只會可憐地凝視着東方，

用手按住溫熱的胸膛裏的急迫的心跳。

等待着——

我永遠以堅苦的耐心，

希望在鐵黑的天與地之間

會裂出一絲白線——

縱使你像故意磨折我似的延遲着，

我永不會絕望，

卻只以燃燒着痛苦的嘴

問向東方：

「黎明怎不到來？」

而當我看見了你

披着火焰的外衣，

從天邊來到陰暗的窗口時啊——

我像久已爲飢渴哭泣得疲乏了的嬰孩，

看見母親爲他解開裏住乳房的衣襟

淚眼迸出微笑，

心兒感激着，

我將帶着呼喚

帶着歌唱

投奔到你溫煦的懷裏。

煤的對話

五，二十三晨。

A Y.R.

你住在那裏？

我住在萬年的深山裏

我住在萬年的岩石裏

你的年紀——

我的年紀比山的更大

比岩石的更大

你從什麼時候沉默的？

從恐龍統治了森林的年代
從地壳第一次震動的年代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裏了麼？

死？不，不，我還活着——
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一九三七，春。

浪

你也愛那白浪麼——

牠會嚙啃岩石

更會殘忍地折斷船櫓

撕碎布帆

沒有一刻靜止

牠自滿地談述着

從古以來的

航行者的悲慘的故事

或許是無理性的

但牠是美麗的

而我却愛那白浪

——當牠的泡沫濺到我的身上時

我會起了被愛者的感激

笑

一九三七，五月二日，吳淞炮台灣。

我不相信考古學家——

在幾千年之後，

在無人跡的海濱，

在曾是繁華過的廢墟上，

拾得一根粘骨

——我的枯骨時，

他豈能知道這根枯骨

是曾經了二十世紀的烈焰燃燒過的？

又有誰能在地層裏

尋得

那些受盡了磨難的

犧牲者的淚珠呢？

那些淚珠

會被封禁於千重的鐵柵，

却只有一枚鑰匙

可以打開那些鐵柵的門，

而去奪取那鑰匙的無數大勇

却都倒斃在

守衛者的刀槍下了

如能檢得那樣的一顆淚珠

藏之枕畔，

當比那撈自萬丈的海底之貝珠

更晶瑩，更晶瑩

而澈照萬古啊！

我們豈不是

都在自己的年代裏

被釘上了十字架麼？

而這十字架

決不比拿撒勒人所釘的

較少痛苦。

敵人的手

給我們戴上荆棘的冠冕，

從刺破了的慘白的前額

淋下的深紅的血點，

也不會寫盡

我們胸中所有的悲憤啊！

誠然

我們不應該有什麼奢望，

却只願有一天

人們想起我們，

像想起遠古的那些

和巨獸搏鬥過來的祖先，

臉上會浮上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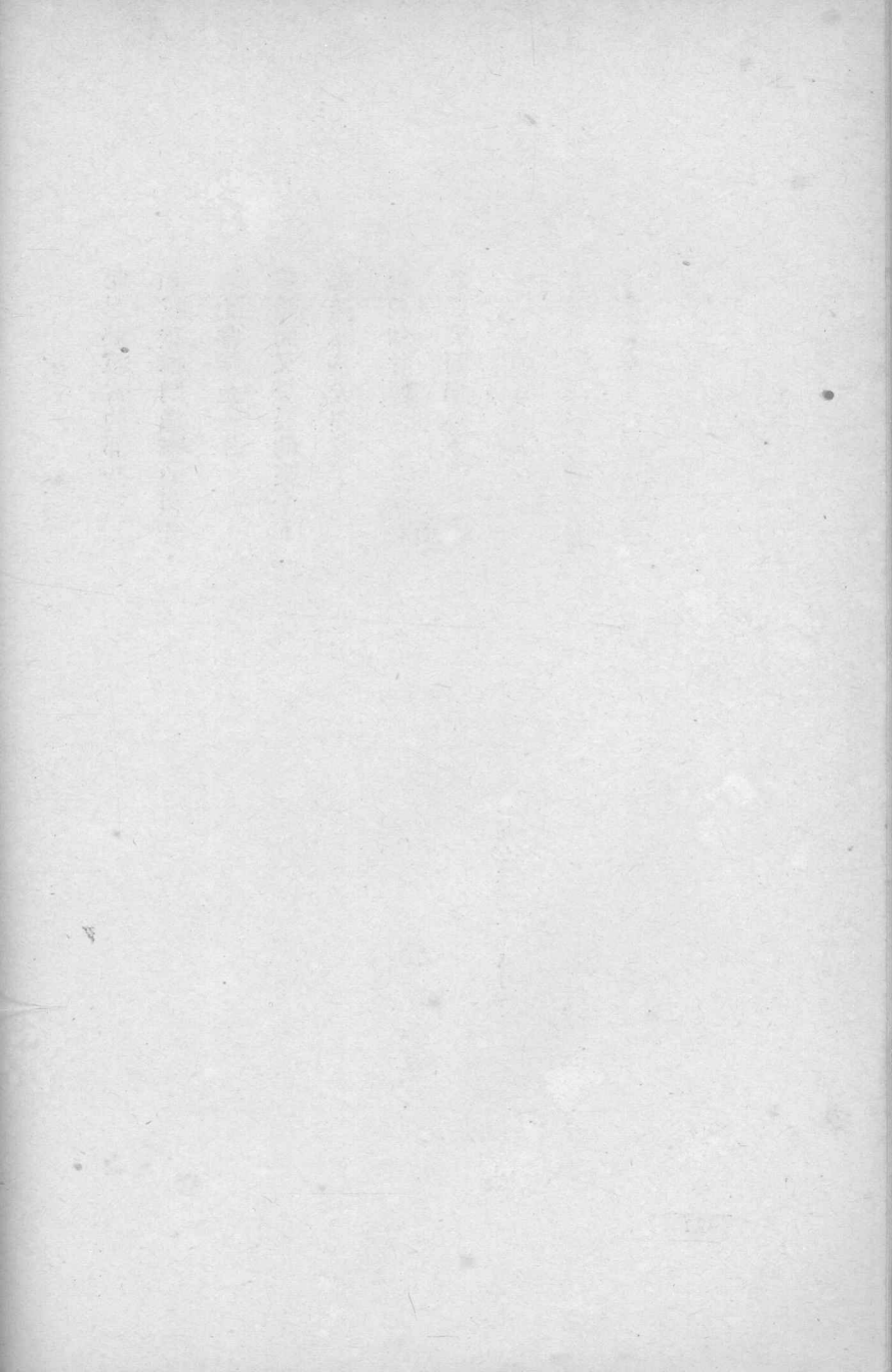
安謐而又舒展的笑——

雖然那是太輕鬆了，

但我却甘願

爲那笑而捐軀！

一九七三，五，八日。



□ 散文 □

腐

蝕

端木蕻良

甜蜜的滋味常常是一樣的，辛酸却有種種的不同。苦苦便和黃蓮的滋味不一樣……但每次接觸過一種奇異的苦味，却總像一個負荆的死囚挨了皮鞭一樣感到滿足……這沒有什麼學理可以解釋的，祇可以說是一種奴隸的本色……

在衛戍司令部便和在看守所不一樣。

在衛戍司令部裏最使我難忘的，就是那一股蒸人的腐亂溼溽而帶點黏膩的酸氣。

那一股氣息是異乎尋常的，一片壓人的又悶又沉的溼氣。我似乎感覺到全宇宙都爲它所泛濫、所震盪了。在起初似乎在我的神經纖維末梢的微妙的戰慄之下，我可以聽見它把剛剛從昏暗的北平窗紙努力所擠進來的一點一點的新鮮空氣，都吞併了、酸化了的、腐蝕了的。到後來，便是我的神經漸漸的麻痺而沉昏起

來，我已經不感覺外面還有空氣了，就是偶而在牢門的一塊小玻璃上看見了外面風絲的盪動，也以爲這是酸氣的潮頭，因而引起了恐怖的戰慄。但是我仍然毅然決然的擔負起去偵察出這腐蝕的酸潮出現的最初的根原的任務。

但是，終於我不能偵察出酸氣是從那兒出發的，它是從那兒製造出來的，我不能找出！我似乎感覺出圍繞着我們牢房的周遭的就是那一團一團的酷炙而蒸人的酸霧。當夕照的太陽，紅燒的怒焰壁立在西天的時候，我們北向的窗格，也分有了一絲餘燼，就如同太陽和天地，都同在一張紅銅的大鍋口裏，凝結成一根神奇的酸晶柱子，我們這渺小的生物便凝沾在這晶體裏面。

後來，由於我的不懈的偵察，我便決定它是由那年老而頹廢的磚坑裏發出來的。爲了積極的證實，我試探着去掀開一片嫌疑最重的斷磚。我不顧那裏有剛剛逃跑了的七星蜘蛛所留遺下的毒液，我向那磚縫狂嗅。呵！居然被我發現了！這酸氣是從這磚縫裏發出的！從那天起我便心安了的確心安了，好像一個久久失眠

的困惑的老人，忽然發現了失眠的原因及是由於左太陽穴不能安靜休息下來的原故，雖然依然沒有辦法，但畢竟是比從前對全身都發出苦悶的怨恨的確是平靜多了，甚至竟是一種驚慰的愉快。

但是當着後來我也意識的去嗅嗅我的長瘡的同伴的灰敗的棉絮之後，我便傷心了。原來酸氣在這個纖維質的軟癱的體積之上也是同樣的向外蒸散，絕不稍遜於那塊可欣佩的斷磚。

成了習慣似的，我像一個苦學之士在探討人生的奧密，不息的我在警醒我的嗅覺。因為它的確漸漸的變為麻木了。我警醒它，挑撥它，把它打付在不同的角落裏，不同的窟窿、點、線、膿潰裏。我必須追察這酸病的來源。我希望着我同堵截一個水管的漏孔似的，我把手指不息的壓在那泉源的上面……我充分的在利用我的鼻子，我盡了最大的努力。

日子在酸霧裏蒸騰開去，然後再飛散下來，落成比先前更加醜重的酸霧，碎

塵一樣的塞結在每個空虛裏，使每個空虛，都凝結成爲酸腐的真實。

一直到我每一掀起我自己的頭髮便毫不遲疑的有一陣酸潮立刻湧現出來，並且還附着糖漬青梅的糖層一樣的白白的粉末隨落下來之後，我便不再追尋那酸素的來源了。因爲這時，我確乎已經明白，那酸的花朵並不是在和我嬉戲，也不是在結成一個灰色而看不清的圈子向我頭上折疊繞旋，不是，都不是，分明它就生長在我每個器官的中心，是從我的內臟的中心裏散出來的，我的存在便是它出現的惟一的原因。我記不清我入獄以前是什麼模樣了，否則我可以斷定這黏膩溼溼的酸氣就是與我生命同時俱來的，而此時竟變成我的不可失去的生機的一部分了……！

我們這些罪人就是浮沉在這酸霧裏的鹹性的汽泡，忍受着那看不見的感覺不出的同化作用，然後在無色無臭的昏暗中靜悄悄的碎裂、消沉、寂靜……，也分解出無所謂的酸質。

昨天又抬出去了一個，我們立刻感到輕鬆和太平，今天那厭人的呻吟聲，和那一雙塗了鼻涕的死魚泡似的大稜瞪眼便都從我們身畔消滅了，不再會使我們討厭了，雖然蟬續他那可悲的命運的繼承者很快的又要來了，但無論如何暫時要算是安靜的了。

我第一天進來時也是在夜裏，我用不嫻熟的手法提住鏽鏢，免得它去用它的惟一的責任來絆我的腳。

看守憲兵喝着。

「不許用手提，再提給你帶手鏢！」

屋子向北是三間連廂，南邊臨街，沒有窗子，北邊有隻貓洞樣的小窗都用鐵條護住，有木板窗。一隻門，用鐵皮包着，有巴掌大一塊玻璃，預備給看守向裏望的。

「誰呀！」有人問我，很清脆的官話。

我尙未坐好，屋裏混澄澄的，我不能看清。

坑頭裏一個人半擁着被爬起來看我。長長臉，蒼白色，頭髮長長的，睫毛很美的大眼睛柔和的閃着光亮。「學生？……你一天還沒吃東西呢吧？來，吃點，這裏有窩頭，也有水……你把水遞給他。」

第二鋪一個青年兵士伸出手在坑沿根底下拿起一個從前裝蜜漬山落紅的小罐兒來……遞在我的手裏……

兵士的面容很端正，屬於很能熟思很能忍毅的那一型。不過他的氣色已完全毀壞了，同乾霉的竹葉一樣，沒有一星兒水份，祇有可厭的白黴。他的鼻子也好像漸漸塌落下來了，頭髮是剛從子宮落下的嬰兒模樣，黏在腦殼上……他的眼睛祇能虛透出一條線，細細的看我。

我吃了他們給我的窩頭和水……便知道了青年兵士是萬福麟的軍隊，駐在冒

平，他是因爲煽惑軍隊，組織暴動被捕的……長長頭髮的蒼白臉則是憲兵隊的班長，因爲狎妓爭風吃醋，開鎗打死了妓女……爲人很愛瀟灑。「平生祇愛捉鬚趙（北平唱十不閉的老供奉，很得西太后的寵倂）不愛銀錢愛玩票！」他告訴了我他的人生哲學……他剛進來不肯對我實說……要不然我給他定個「高着」，他早「滾」（纏訟）出去了……」他指着青年兵士向着我說。他的爲人確很天真可愛，而且「高着」也極多。比如他的手銬是日夜不許摘下的……可是他卻可以由脫上脫下，開初我以爲是他偷偷藏，有鑰匙……後來他笑着表演給他看，原來是把一隻桃筐的銅鎖的彈條弄鬆了……略略用力向外一拉就能開的……輕輕一推又鎖上了。

「你晚上一定冷，我也不款待你，我這兒有個棉背心你穿，新的，你大嫂，前天探監送來的……這裏不比看守所可以來人看，可是我是例外，我雖然落難，他們還得喊我一聲班長。」

我接過來他的友情，是粉紅色冲駝絨裏的很像個女人穿的馬甲，我謝了他，幸福的穿在身上。

「你不用心急，有我你不會寂寞……我就是好樂……家裏就你大嫂，一個小孩，指望我吃飯，可是我就不成器，關了餉，前門外去了，半夜喝醉回來，打洋車夫，誰高興給車錢呵，他媽的……我就是樂天派……剛剛來時，還可以弔弔臊子，現在——」他啞啞的咳嗽了兩下。「臊子劈成四半兒了！哎！」他噲出一口血來，臉色騰的白了。

他的話剛剛停頓，我的全身便一冷……長空一列雁羣在白楊梢頭暗啞的掠過……霜雪就要來了！

酸霧，酸霧……我分明已經覺出，有千百個野獸在我周遭叫嗥，撲跳，我就在看見，祇要我把一隻手伸出，我就可以摩在那軟膩溼漉漉的水漬的毛頭之上，慘陰，溼冷……我用鼻子猛嗅，酸霧，酸霧，我的臉上立刻為恐懼而虛紅，

心靈向下沉落，腦子裝滿了玄祕的黃色……皮膚，癢，膩，發燒……我完全關在蒸籠裏了，我想不到它會來得這樣快……比秋夜草原的霧氣還快，我試探着想逃了，我提起腳鐐……腳鐐發出錯亂的花花棱花棱的大響。

呵，別人睜大了眼睛驚異的看着我。

我不好意思了 喘着氣，虛汗像雨似的流下。

這一夜我聽着炕梢長癩瘡的、受笞傷的人的大聲的狂呼、夢囈、呻吟，一夜沒有闔眼……我心崩崩的跳着，汗水澈夜的流，臉上發燒……酸氣到處壅塞着，哮喘，用看不見的眼向我窺視，塞住我每個毛孔，然後帶着毒質的水珠向裏浸淫，將皮下層的組織破壞……一直侵到我的心房，和我的每個血珠混合在一起，每個呼吸混合在一起……我像長胃病的人一樣的思想嘔吐，但我能吐出什麼來呢？除了一口一口的酸氣，而且這酸氣，慢慢的又被我吸進，在胃臟裏發酵、釀肥、吐出……酸霧就這樣的不停的並且加速的醞濃、加重、擴大……我是蒸在蒸

籠裏發酵的糟釀了……。

第二天一早，青年兵士用他堅定的目光穩定了我，我感到羞愧，因為我身子已經軟癱了……我此時祇是夢幻的活着。

「你很「不善」（有根）！」他用着純粹的東北土話稱讚着我。「看樣子你的身子股挺「囊薄」（單弱），你真斤得住……你很「頂搶」！（能支持）！……」

我反覆着他的話，對他我忽然的變為憎恨了。憤怒漲溢了我的瞳仁，我的瞳仁變大變紅。我好像看見一個專門嘲諷家，坐在我的面前向我玩弄着揶揄的微笑……。我分明已經最「囊薄」的打了敗仗，可是他却在那兒不明不白的用反話來向我說盡了稱諛。

我看了他的發白霉的半死的臉，陷落了的鼻樑，浮腫的祇透出一道細線的目光的兩眼……他此時向我莊嚴的笑了一笑……一塊腐亂的肉球在患着瘰癧症的不

由自主的向一塊兒抽縮……此時我報復他的厭惡達於極點……讓我用惡毒的言語向他詆罵呀，再不然讓我發狂吧！……他在拿着一分經久鍊成的抵抗力在嘲諷一個可憐的新病人……是的他是這樣的……。

但是漸漸的我就明白他已看不清他眼前的事物了，他至少也蒙着一層薄霧在看……我心裏一震，但怒氣並未全消。

這天我一天沒有說話。

到晚上我憤怒的捉起腳鍊，發狂的抖着，發出什麼樣的大響我一點聽不見……我的囚伴們都愕然的望着我，看守一個人不敢進來，叫了兩個同伴，拿着戒尺進來，扯住我的膀子。我還掙扎……從這之後，我才感到一點些微的滿足。體味着這肌肉的苦楚睡熟去了，睡得很安詳。

那是第一次我失去了自己。

漸漸的我就和酸霧妥協了而且融洽了……和一個農夫在大野裏呼吸着交溶在大自然的和諧的大氣並無二致。

我漸漸的也能談笑了，又順從的聽着班長的『高着』，而且竭全力的在向他的吐屬裏發掘出可笑的意味或者可以愉快身心的有價值的見識。

班長用極豐富而令人感動的聲音向我描繪他的『高着。』

『女人，哎，有各色各樣的，和螞蟻一樣，有白螞蟻，紅螞蟻，黑螞蟻，長翅膀的，會盜洞的……你見過女化男身？在上半月是女身，下半月是男身，隨着月亮變！上半月陰氣盛，她就「接客」……化女……下半月陰氣衰了，她的陽具就能露出來，真的，就像象鼻似的，一捲就不見，一伸就出來了，她還能「住局」……花名，叫林弟……哩，浪劉似的……直打挺……。」他貪婪的咬着嘴唇，用長長的指甲上身上身的搔划着。『我和她住過，我問她你不覺得不便當，她說沒什麼，照樣吃、穿，你聽聽這話，照樣吃穿她說，可是那塊兒有兩個缺德玩樣，

你可說成何體統……這真得叫生理學家來研究研究了，你們學校可有生理科？」
這真得叫生理學家來研究了怎樣才能防止精神的墮落呢！……我的腦子，在這霎那頃，還能夠愛憎分明的清晰的問。

日子在酸潮中起落開去，沒有星辰，太陽、螢光、樹葉、青草、囁囁兒、地
喻牛……沒有溫存、喜悅、接待……沒有鏡子、梳子、剪子、刀子、鐵絲、針線
……沒有文字……沒有節會、年茶、社日、東鄰，西舍，主顧，舊知……沒有
風、雨、雪、雹子……我們生活在那裏呢，是的，我們生活在那裏呢，酸霧，酸
霧祇有酸霧……我們片片的在酸潮裏腐蝕了！我們在這裏談着、笑着、存在着。

近來班長的「高着」也爲他的不懈的嗆嗽所替代了，流佈於全牢房的是一種
絕望的寂寞。

幾個受刑傷的人在酸腐裏膿潰了他的瘡傷，又抬起了澈夜的呻吟。

瘡痛剛剛在潰亂的時候，病人常常是發出不平和抗爭的氣息，無休息的吐洩着哀鳴。可是過了一個相當的時候，潰亂已經成熟了，他們頑強的生活力，都已化作了膿液腥臭的流完，這時他們的呻吟，就變得微弱了，幾乎成了枕邊的細語。由於我們要求安靜的強烈的利己心和對於平凡的生活的憎恨與報復，我們經常的盼望那膿潰患者捷速的走到第三階段——從兩塊門板之上抬出去了，乾淨，省事。

青年士兵的命運到了最後一線，很快的就要判決了，大家都猜出了他應得的快樂，該大團圓了。

青年士兵回來很少的談論他自己的事，祇是照一種習慣用着幾乎很難說是在睜開的眼，停在某一個角落，某一點塵埃上不息的望着。

班長帶着長者的悲憫，用着關切的心在給他出「高着」。

「你得想辦法了，別祇顧癡着，你總得弄翻了幾個，你得活着……你就說：

上邊先別判決，我情願「咬」出人來，你要饒了我呢，我情願在××主義的旗幟之下效力，在你們隊伍的同排的，你記住的姓名你就說呀……不管是不是，湊上一打，我管保你就出去了……傻瓜，你爲什麼去死呢，你祇管咬他們哪！你總得活着！」

青年士兵對於方才他的一席話，由於遲鈍大概並未聽見，祇有最後的一句話才似乎打動了他的耳鼓。

「活着，唉，誰個人不願意活着呢！」他在訥訥的自言自語。

「是呀，弄翻了幾個你就出去了，一會兒提堂你就照我教給你的去說……無毒不丈夫，天有好生之德，爲了求生，老天爺也會體諒你的……。」

「老哥，自從有人類以來，都是死了自己去活別人死了少數人去活那多數的人……那能把人家白白弄翻了許多，來活自己呢？那活着也是一分罪惡。」

「蠢才，蠢才，你祇配當槍靶子去了。」

青年士兵怔怔的看了他一下就和衣睡倒下了。

「槍靶子，提你來了。」班長對他鄙夷的引起了厭憎，故意驚嚇他然後機伶的向我笑笑，用手擺成一個手槍形，「他準得——哐——」惋惜的搖了搖頭，加着說。「他不知道怎樣活着！」

第二天，班長的案子宣判了便被過到陸軍監獄去了。他「打」成了一個幫凶，主犯成了和他一道吃花酒的昏頭昏腦的大胖子。他偷着告訴我。聲音很甜蜜的「我明年五月節就能出來了，我上你們學校找你去，石碑胡同，我有的是相識的，嘿，活着就得像樣兒，活着就是一個字，樂！」他滿懷高興的慌慌張張的在鐵門那兒消逝了。

我在門口小玻璃上向他依戀的看着。

「看什麼？」一個憲兵看守麼喝我。「眼氣（羨慕）嗎？明天放午砲時」出你——說完吐吐舌頭，背過頭去笑了。

黑暗來了，我們的白天又算過去了一天。槍靶子還在那兒躺着，已經補上了班長的鋪位，並沒人提他。

黑暗是發霉了的黃濁最後的氣息，酸潰的糟釀到了腐敗的一息的象徵。於是黑暗來了，淹滅了一切。

明天經過早晨的陽光一漂白，我們再回復到黃澄澄渾噩噩的臭霧裏，保持了我們可能生存的平靜。然後再滴滴搭搭的腐敗下出，發出黑黴，還給黑暗，在漫漫的長夜裏等待着第二天的陽光。

我看着青年士兵的眼，雖在那已經不能辨認出所具備的物質的輪廓裏，我也能看見了他的眼，他的光明，他的眼睛照亮了我。我們的屋子雖然北向，心那陰翳溼溼的厚磚牆上，我也能看見黃金的陽光，而且街上還一定有人在開從的嬉笑着。我能看穿這疊牆壁的，因為黑暗教導了我。

書評：

從「我的奮鬥」看希特拉

雪葦

關於「善惡家族」

楞斯

從「我的奮鬥」看希特拉

我的奮鬥，希特拉作，

董霖佩萱合譯。

雪 葦

希特拉的我的奮鬥，是國際法西斯主義中最有名的一本書。從報紙上，我們也常常見着希特拉親手送這個一本，送那個一本的消息，可見得他及他們自己都認爲是「得意之作」的了。我們這裏，跟着這種「歐風東漸」，這本書也得在「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以方塊字的形體跟中國的讀者們相見，且纔滿一月就告「再版」，可見得在我們這裏也是很受注意的。但這裏並不算批評他「軍

國主義」的國家觀（第二部），「優生學」式的階級論（二七九頁），「一定會崩潰」的對蘇聯的估計（三四九頁），也不指責他「注重土地掠奪」的「東方政策」（第十四章），對於布爾喬亞不會剝削人民的不斷的操心（一四、五四、三六三，……頁），等等。這裏，我只打算從我的奮鬥這本書來看看希特拉這個人。

我讀了這本書，首先覺得這樣的希特拉，不止會在德意志、意大利存在，而且也在我們的「東方」存在；這個人的特徵，不止要是一個兩個的「名聞四海」的「大人物」才有，倒是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周圍都能找得出成百成千的。最多，不過是這樣一點分別：得意或失意，大或小，已成的或「企圖」着的而已。

下面，就是我從我的奮鬥裏看出來的希特拉。

在做人的態度上，希特拉是充滿着獸性的個人英雄主義底特徵的。——

我可以說有些成功的地方是應該歸功於我的；在我演說的過程中，我使成千成萬的兵士歸附他們的國民與祖國。我使軍隊國家化，並且因此能漸次加深軍隊的紀律。再者，我與許多思想與我相同的人接交，他們以後與我一起打定新運動的基礎（一二一頁）。

更出乎我預料之外的，是他們招收會員的方法，我不知道是生氣好，還是笑好。我作夢也未想我是要加入一個已成的黨派；我自己要去創造一個。真的，我從沒有這種意念（一二五頁）。

兩年中，我的意思越能見諸實行，現在單就總領袖只這一點而論，同志們都讚成我的主張（三一六頁）。

自誇自讚，把自己個人看得了不起的態度。——這是一。

羣衆歡迎一個嚴酷的統治者，而不歡迎一個祈求者，他們對絕對的法則

較之對不知所用的自由還覺得滿意。他們不以爲人類天賦自由之抹殺這種精神上的虐待爲羞恥，籌劃是他們不能忍耐的；他們也不明白他們地位的本質的屈辱。他們只知道無情的力量與統治者的命令之殘忍。對於這些，他們是服從到底的（一二頁）。

發展純粹理論的工作，……是個人專有的產物。羣衆不能發明，大多數人也沒有組織或思想的能力，只有個人才能發明。

……組織必須安置有頭腦的人於羣衆之上，而使羣衆都聽命於這些有頭腦的人（二三三頁）。

抹殺集體，蔑視羣衆的態度。——這是二。

我克服了我的厭惡心，而嘗試着去讀報紙上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但是我愈讀愈討厭；我想法與其中的編輯人認識；自主筆以下，都是猶太人。

只要我能得到手的社會民主黨的小冊子，我都收集起來，並且注意他的作者——全是猶太人。我注意一切領袖的名字：大半都是屬於選民的；不論他是國會議員，或者是工會的書記，是組織中之主席，或街上的煽動者，都表現一付奸惡的相貌……（二七頁）。

……我知道奧國一定要妨害真正的日耳曼人，並且幫助其他任何人任何事，只要那不是日耳曼的。我討厭維也納城市的混和種族，我討厭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沙尼亞人（Ruthenians）、塞爾維亞人，和格洛特人（Gots）等等雜色人的集合，最討厭的是每處都遇得見的菌類的生物——猶太人（六六頁）。

單憑主觀情感的，武斷野蠻的態度。——這是三。

那種只要可以滿足自己的私慾，就反叛真理，反叛人類，反叛歷史發展，反

步都不惜，殘殺、恐怖、虐待一切善良的人民都不眨一眨眼的人；

「是天生的王者，羣衆是只生來供他使用、驅使、宰割的，以爲馬，叫牛做羊來壓服別人。不過，如僅根據上面的分析，就一付單純的蠻相，那又錯了。他還懂得——

之原因，在於他開始未注意到取得羣衆的依附。……

王教會之衝突，很明顯地，是由於缺乏人民心理的了

社會問題的意義，缺乏適當的了解，所以這個運動失掉了

……（六〇頁）。

，惡人，常常搖身一變，幻成個美麗動人的女子；猙獰的惡鬼，也假着

來掩飾他真實的面容。人類，究竟也有了幾千年生活紀錄的歷史，今
過去經驗的積量是多少已承受了的，始終不如原始時代那樣的愚
那樣瞧不起他們的人，實在也沒有法子理想的事。所以竟連
的經驗，要先謀減去人類對於它的敵視心理。這在人類本
取得羣衆的依附」了。不過一方面要「取得羣衆的依
的私慾，就要有「化裝」的本領和巧妙的法術才行。
題的態度、觀點、把握等），就是在這種意義上結成

希特拉是充滿着唯心的，主觀主義的特徵的。——

，所謂的自由出版，只是爲日耳曼人民及國家掘自己的墳墓。
提起撒謊的馬克思主義的報紙了；撒謊之於他們的生活的需要，好

像貓之於魚一樣。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破壞國民與普遍的抵抗勢力，以便他們能爲國際資本和他們的主人猶太人而效勞（一四二頁）。

大戰將完時的情形是這樣：國家最多數的中堅層，因爲義務的關係，不消說受相當的犧牲；那部份最惡的小人，因受不良的法律的保護，同時又不服從他們應遵從的戰時法規，所以一個一個都倖免了。這些遺留下來的「潑辣貨」，後來就做革命，而他們之所以能使革命成功，實因國內不再有優秀的分子和他們爭執（二七九——八〇頁）。

像這樣：無·論·據·，無·解·釋·，無·分·析·，觀·念·武·斷·。——是·一·。

在維也納，驚人的富豪與零落的貧困，形成一種很顯然的對照。……

依我觀察，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兩種方法可以改良事實，就是：一方必須有一個社會責任的深刻感覺，爲我們的發展創造一個較好的原則，再加

上不顧一切的決定心，以剷除那些不可救藥的贅疣（七——九頁）。

要發展高級的文化，必須有賴於低等文明的種族之存在，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替代技術的工具，沒有他們，較高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在人類文化之初期中，依賴馴服的野獸的地方很少，利用人類劣等的材料的地方多。

一直要等到被征服的種族作了奴隸之後，然後同樣的命運才降到獸類世界；……因為牽牛的第一是奴隸，然後才是馬。……（一六〇——六一頁）。

「改良」貧困和富豪的對立，「只有」用「責任的深刻的感覺」和「不顧一切的決心」；因為「發展高級文化」要用「技術的工具」，於是就必須用「低等民族」來做「奴隸」；「因為牽牛的第一是奴隸，然後才是馬」，所以「奴隸」也得先從人來當起，然後才到馬畜。……像這樣：不問具體的內容，不問實際的

狀況，架空的，形式的抽象空論。——是二。

亞美利加共和國的各州做不出合衆國，可是合衆國才能創立許多所謂的各州。……因此，說到亞美利加合衆國的各州時，不應該說各州有自己的主權，應該說各州是享有國家憲法所制定的權利或特權（三〇三頁）。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應知道我們國家須努力打倒我們的勁敵，這使黑暗的世界得復見曙光，使亞利安人在生存競爭中更能得到很多利益（三四〇頁）。

不去講正因為要有「各州」的制度，「合衆國」才能「創立」得起來，反倒說是「合衆國」「創立」了「各州」；不去證明到了「亞利安人」在世界上可以任意橫行，「更能得到許多利益」時，正是世界遭大魔劫，遇大黑暗的日子，倒來說「亞利安」的橫行，反是「世界的曙光」。……像這樣：虛偽的、任意的

「倒裝理論」。——是三。

本存心在「吃人」然而需用和善的面孔來掩蓋；本討厭透了「理論」（因為真的理論總是不利於社會人類的叛徒），而却又不得不裝起「理論」的臉孔。於是這種「理論」，在方法上就不得不憑主觀武斷，用架空的形式的亂扯來迷惑人們的眼睛和頭腦，用任意的構造事實理論的顛倒以濟其窮。這看來還不止希特拉，無論表面是站在什麼立場，發什麼議論的，只要具備爲了個人底自私而不惜虛僞和假裝的這根底者，都具有這樣一種「理論家」的運命和前途！

可是，僞製的「理論」，確在現實上是很難「一貫」的，只要略一冷靜地加以細密的注意和分析，也就容易發現漏洞。比方這裏，希特拉爲了要建立他猶太人是「低級」的「野蠻民族」的理論，他只好盲目的將「亞利安」說得從自有生物以來就是「高級」得了不得，「文化」得了不得（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等頁）；然而到了他又需要把「德國只有我希特拉來才弄得好，過去的現在的一

切，都是壞蛋。「這「理論」說得方圓時，又不得不對「亞利安」的一切「高級文化」加以澈底的否定：說培養「亞利安」青年的目的只要「體格」跟「一付有用的工具」就夠，「高級教育」全都是罪惡（二一一——二三頁）。他爲了要不得來「適應」點「世界潮流」，才便於對抗「國際主義」，所以也高唱「世界的理論與世界的黨」（第二部第一章），「人類新社會」（二四一頁）等等；然而爲了少數人的實際利益打算，又不得不在另一面來公開宣佈他的「主義」是「國家主義」的（二四四頁）。……

假如說，現實主義的觀點方法發展到了高度，必然要達到「科學的預見」的境界；那這種主觀主義；抽象空論的觀點方法發揮到極點，就只能有神祕和扯謊了。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凡歪曲事實捏造事實者，在正面了那事實之本身時，不外採取兩個辦法：或自承錯誤，或厚起臉皮當面扯謊。但這些身爲「領袖」「主

義家」者，是只有走後一途的。因爲第一，「承認錯誤」並非「英雄本色」；而且，要是「承認錯誤」，那一切「利益」都撈不到手。所以，曾經有這樣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者說，「滿洲國是滿洲的全體人民自己要求成立的。」但如果有「滿洲的人民」來抗議說：「我們不承認這個滿洲國！」那他一定說：「你們這些都是匪賊（或「共產黨」），該當槍斃！」又有過這樣的事實：某大「政治領袖」說，「蘇聯不實行我的主張，只有坐待崩潰。」但後來有人指「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功給他看時，他則說：「這已經是根本資本主義化了，那裏還能用社會主義的標準來分析。」……對於希特立，自然也是這樣。例子——

現在我以爲，我必定要依萬能的主宰者的意旨而行事：與猶太人奮鬥，是爲上帝服務（三一頁）。

但是，國家與任何經濟觀念或任何經濟發展是不相干的。在實施某項經濟目的中，國家並不是商業談判者的集團，國家是一種社會組織，有調合的

性質與感情，他的目的是促進或維持他們的子孫，完成上帝指定給他們的命運。這就是國家的目的與意義，其他都不是的（八一頁）。

具有新的偉大的原理的學說，須受嚴格的批評，無論個人怎樣不樂意。

馬克思主義有目的，並且也有建設的野心；然而七十年來他沒有受過厲害的批評……（二四〇頁）。

勃倫蒂斯說：「他們的行為不能以歷史的必然性為基礎，因此他們傾向於非合理主義或神祕主義。」「不證明而濫說，不深入現實本身的本質而包纏之以神祕主義，正是老朽階級擁護者的真正目的」（根據小譯叢華實君譯文）。話是極不錯的。但這些「法術」運用的成功，使他——希特拉實現了替「老朽階級」在絕望時發現的一條去路：法西斯獨裁！……

「老朽階級」或急或徐的在世界上崩潰着，於是像希特拉這樣的東西也或稀或密的在世界各處存在，生長。以社會的急變出名的我國，這些東西自然更活躍，更採着非常複雜的特殊的形式發展。他們的根基建築於在激盪中破落下來而「流落江湖」的小資產階層，從而散佈在所有的地方：幫口中的「老頭子」；封建雇傭軍隊裏的大小頭目；新型流氓政黨中的「領袖」；以及撞入「進步」「革命」招牌底下的一切各式各樣的官僚投機分子，這般東西，特別在我們這社會歷史發展的焦燥年代裏，簡直成了跟着無定的狂風捲起來的飛沙走石！這就是那些所謂的「時勢英雄」以及想做這樣的「時勢英雄」的羣類。在我們這畸形的社會裏，這些都是祖傳「打平天下」的「大丈夫」主義（劉邦、朱元璋、李自成、張憲忠之流）底末流跟西方「科學」的流氓主義結合的產物。不同之點，外衣的顏色而已。

關於「善惡家族」

美國 H. H. Goddard 原著，黃素封，林潔譯述。

開明書店出版，實價六角。

楞 斯

善惡家族裏記載着「好」和「壞」兩個家族。壞家族共四百八十人，是一個男子（譯本稱張馬廷）和一低能女子私通後的後裔。好家族共四百九十六人，是個同一的男子和一個健全的女子結婚後所生的後裔。著者說明：壞家族中只有四

十六人是普通健全的人，其餘多數都是低能者，下流者，犯罪者，等等。好的一個族系，沒有一個低能者，多數是醫生，律師，法官，教育家，大商人，及地主，等等。這使著者相信，兩個家族的不同是由於遺傳性質不同的緣故。結論必然又歸結到要使民族健全須減少低能者的生育等等老僧常談。

郭達德所記載的家族，一個多是醫生，律師等，另一個多是低能者，犯罪者等等，當是事實，無可批評。但我們可以討論，而且也應該討論的是，造成這等的結果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遺傳，還是環境？對於這一個問題，在若干年前，遺傳學者大抵主張由於遺傳，社會學者則主張由於環境，各不相容。但近年來因遺傳學的進步，漸漸覺得生活表現出某一種性質時，它的原因和關係的複雜，很難斷說這性質之來是由於遺傳。比方植物裏有所謂藏報春 (*Primula sinensis*) 的植物，有數種變種。一種開紅花的變種，如果移放在攝氏溫度十五度到二十度的溫室裏，它不開紅花，却開白花，呈現出和開白花的變種相像的性

質。在這樣簡單的例裏便可以看出：生物呈現出某一種性質，和環境相關連，竟至分不開。紅花的藏報春開紅花還是白花，是和溫度相關連的。

生長在人類社會裏的人類，智慧的高下，和榮養的優劣，身體的強弱，神經所受的訓練是否適宜，及一切生活環境必有極大的關係。記得美國某心理學者曾做過一種研究，研究私生子在學術方面所得到的成就。研究的結果，知道私生子所得的比例數是極低。但它的原因，並不是因私生子特別笨，只因歐美等基督教國，對於私生子的壓迫是極重的，他們在學術上就少有成功的可能。善惡家族的著者斷定私生子小馬廷的後代多低能，下流及犯罪，是由於遺傳質不良，實在大有可討論的餘地。雖然看見有人自殺，說他意志薄弱；看見有人犯罪，說他天生有犯罪性；看見妓女，說她天生淫蕩，不知廉恥的謬論現在還很流行。

實際上，郭達德對於社會環境的影響之大，何嘗不感覺到。例如他在三十四頁上說：

「依門得爾定律的推算，張振作和賴華麗的孩子們應當是低能兒，因為他們的父母都是白痴呢。據我們所知的結果除第四的女子外，事實和推算完全符合。為什麼第四女兒是例外呢？因為她自幼被一個上等家庭的主人收去而養育成人。現在她很顯明是個智力健全的人……」

第三十五頁上說：

「振作的第七子，女性，名張茉莉，年三十九歲身亡，尙未字人。茉莉自幼也是被一位上等人家收留教養，所以她的脾氣和智慧未曾表顯任何愚劣的色彩。」

又三十二頁上說：

「小馬廷最小的小孩叫張美君，行九，智力健全，她自幼也是被一個上等人家收了養育……」

上面的三段文章，要是譯者並沒有把它們改過，表示出著者是何等重視環

境，便是遺傳上應該是低能的，只要養育在「上等家庭裏」就能智力健全的。和他處關於重視遺傳質的主張，當然矛盾！

*

*

*

*

*

大抵狹隘的優生學者常有蔑視「下等」階級的思想，本書作者並非例外。從上面引用的文字，說被收養在上等家庭裏，智力便能健全的話，可以看出。歧視異階級的思想又往往和種族主義的思想關連，郭達德在善惡家族第三十頁上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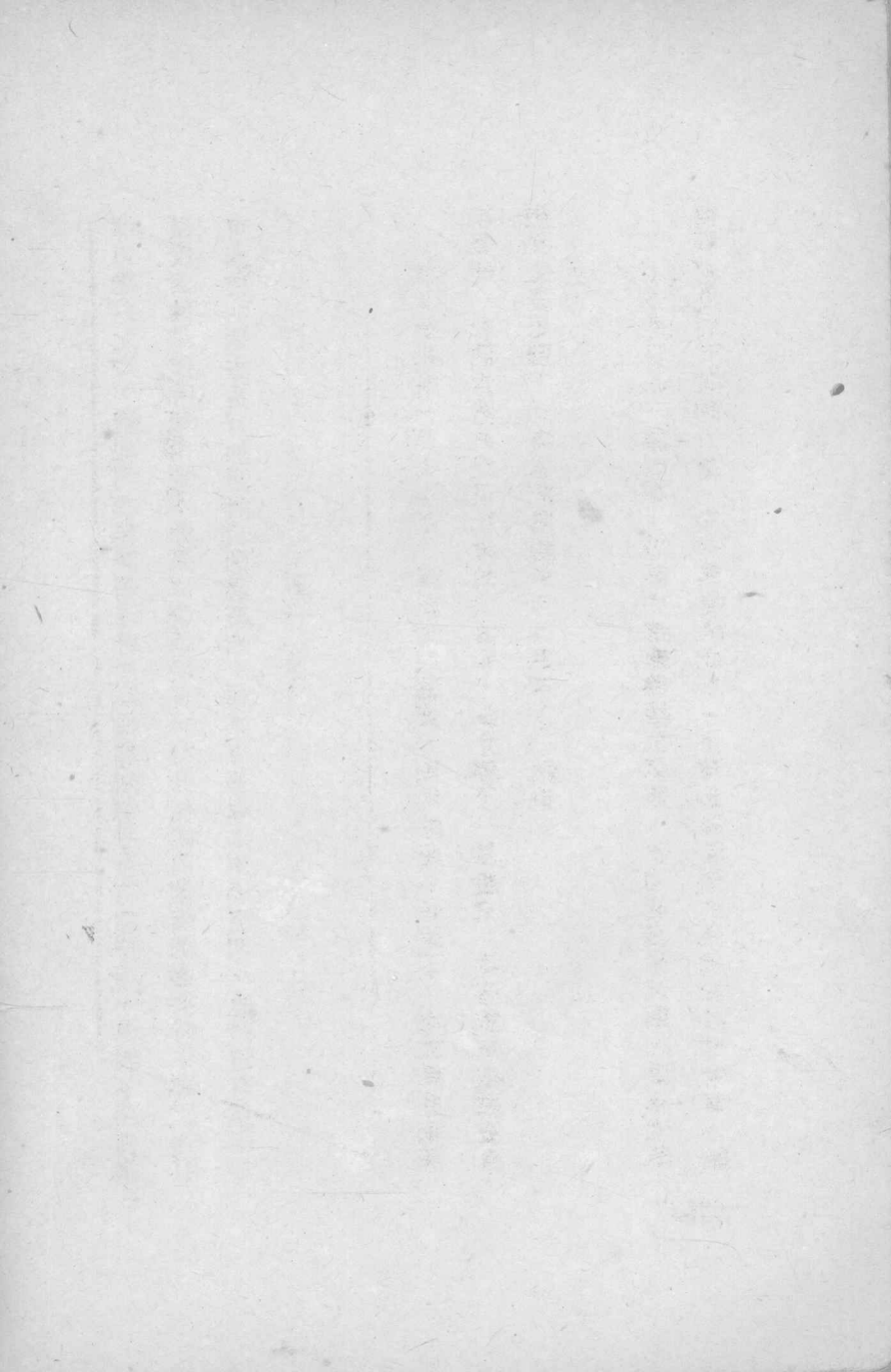
「……他們有六個兒子，全是低能。其中有一個像黃種人的型式，這是一件很有興趣的事實，他表示在有缺陷的家庭裏，便會產生退化的孩子。」

這一段文章分明說黃種是退化的人種；也就是說白種比較的優秀。但有着事實，反對這種思想的不確，如向來被認為智能低級的黑種人，現在知道在相似的環境裏，智能並不低於白人，這些事實，便是明證。聽說「友邦」有一些人也在

提倡這種主義，但也同樣不會有人相信。

我對於本書大概不很滿意。它或者有可供參考之處，也未可知，但就一般說，著者的議論未免偏狹，有時缺乏真實性，或內容互相矛盾。至於譯文，覺得很多奇特的地方。例如四十頁上云：『家英的生父加成，原來是一個畜生，是個酒鬼，——然而酒之爲害大矣哉……』這些話如果確是著者的話，未免特別，也未免荒唐。照常情說，歐美著者往往要保持一種學者態度，對於被研究的人即使怎樣不道德，極少肯呼他們爲畜生，酒鬼之類的。又如『現在張馬廷的事迹被我們源源本本地查出來，任何人都能看見了。我萬分誠懇地希望讀者能夠刻在心頭，切實體行。身家清白的少年朋友們，一失足便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生殖器是這樣一件東西，善用牠，就能得好果，亂用牠，就要得惡果；牠的功是不能補牠的過！青年的清白朋友們，你千萬不要冒一時的衝動，就去嫖呀，就去勾引下等的婦女呀！女朋友們，請你們也不要只貪圖低能兒的榮華富貴，冒

然以潔白之身，讓他們來作踐糟塌呀！」這等話似乎也有點特別。但我不預備來做校對的工作，理由是：如果原著很優良，有介紹國內讀者的必要時，譯文如有可商榷的地方是有加以討論的必要的，要是原著本來不大高明，也就沒有這必要了。



校後記

X · F ·

悲多汝死後一百年了，在我們這國度，別的方面不必說了，連文藝界也毫無動靜。我們當然是沒有紀念的力量的，但介紹了一篇短文，算是對於這位在人類文化史上留下了偉大的功績的巨人表示了一點追念。

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許讀起來略嫌沉悶罷，但這正是用沉悶的堅卓的筆觸所表現的沉悶的人生。沒有繁複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畫的色調和詩的情愫，給

我們看到了動亂崩潰的社會底一圖。

《小故事十篇》，和我們所熟悉的「小說」概念頗不相同，然而，活潑，犀利，當能使我們底作家收參考之益罷。

《列子裏的寓言底插圖六幅》，是從約有十餘幅的一本裏選出的。原書每一寓言除引用原文外還附有現代日本語的譯文，但在我們這裏譯文是沒有了。刻者只是「寫意」，服裝等等並不墨守原來的時代。手法雖然自創一格，但恐怕只能用作參考，不適用於模倣的。

原文也是從畫本錄下，並沒有參校中文版本。

六月，八日。